

有郗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服ハ喪服未ダ畢ラサルナリ)臨況、況ハ賤ト通ズ、貴人ノ來ルヲ尊デ況ノ字ヲ付ス、司馬相如ノ傳ニ來況ストアリ、此ト同ジ(安政以服爲解ハ喪服中ナルヲ以テ言ヒワケナ言テ御同伴スルヲ辭退セヌ)夜灑掃ハ夜ノウチカラ宅中ヲ掃除スルナリ(早帳具ハ朝早クヨリ馳走ノ用意チスルナリ(宜往ハ灌夫自身ニテ丞相ノ家ニ迎ヒニ往クベシトテ出テ往キシナリ(鄂ハ愕ナリ(屬丞相ハ屬ハ委ナリ、舞ハンヲチ、丞相ニ勸ムルナリ自分ニテ起テ舞ヒ終テ丞相ニモ舞ハンヲナス、メシナリ(望ハ恨ナリ、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郗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貼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敬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壓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壓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其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

(此丞相事云云ハ灌夫ノ橫暴ノ罪ヲ吟味スルハ丞相ノ職分ノ事ナレバ何ニモ上ニ請ヒ願フニ及ハヌ也) (膝席ハ膝ヲ半バ席ニ就ケテ跪クナリ) (不能滿觴ハ觴ニ滿テル酒ヲ飲ミホスヲ能ハザルナリ) (無所發怒ハ怒ヲ發シ出ス機會ナクシテ扣ヘ

居リシナリ) (屬之ハ灌夫ガ丞相ニ觴ヲサシテ此酒ヲ飲ミ盡セト云シナリ) (屬ヲ漢書ニ畢ニ作ル畢ハ盡ナリ) (不直一錢ハ一文ノ價值ノナキ人物也) (咕嗑耳語ハ口ヲ耳ニ付ケテ小聲ニテ耳ウチスルヲナリ) (咕ノ音ハ嗑輒反嗑ノ音ハ汝輒反ナリ) (不為李將軍地乎地ノ字ハ死地樂地ノ地ノ如シ) (助字ナリ) (李將軍ハ李廣ナリ) (程不識ヲ罵ルハ李將軍ヲ罵ルナリ) (程ヲ罵リテモ李將軍ヲ罵テハ相スマヌナリ) (程ト李ト同等ノ人ナレバナリ) (坐乃起更衣ハ坐中ノ人ガ起テ便所ニ行キテソロソロノミナ歸リ去ルナリ) (更衣ハ便所ニ行クヲナリ) (大便ヲシテ衣ヲ著カヘルヨリシテ便所ニ行クヲナリ) (更衣ト云フ坐スル久シテ寒暖ノ變ズル爲メニ衣ヲ更ヘルト云フ) (説ハ捧腹ニ堪ヘズ) (案灌夫頂令謝ハ灌夫ノ頭ヲサヘ付テ謝辭ヲ述ベシメントセシナリ) (麾ハ招クナリ) (驕灌夫罪ハ灌夫ニ我マ、ノヲ致サセシハ我レノ罪ナリト云シナリ) (長史ハ丞相ノ秘書官ノ類ナリ) (居室ハ役所ノ名ナリ) (少府ニ附屬ス後ニ名ヲ改メテ保宮ト云フ) (分曹ハ役人ヲ手分けシテ灌氏ノ一族ヲ召シ捕ヘシメタリ) (匿其家ハ觴ニ云ク魏其ノ夫人ガ魏其ヲ諫メン故ニ竊カニ往テ灌夫ノ家ニ匿レテ夫人ニ知ラシメザルナリト) (東朝廷ハ太后ノ居ル朝廷ナリ) (腹腓ノ腓ハ誹ノ誤リナリ) (不仰視天メザル地ハ仰テ天ノ三光星ヲ占ヒ視テ俯シテハ諸國ノ分野ノ所在ヲ知ルナリ) (是レハ謀反セントスル下タ心ナリ) (此不ノ字ハ衍文ナリ) (辟俛ハ睥睨ノ誤リトセリ) (睥睨ハニラミ付ルナリ)

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
 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
 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
 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
 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
 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
 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
 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
 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
 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
 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
 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
 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
 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乃劾魏其
 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
 乃聞聞即悲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
 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
 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

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後不敢堅對。ハ後ハツキリト對ヘヌナリ) (局趣ハ進退定マラザルナリ) (轅下駒ハ車ノ轅ノ下ニツナガレル小馬ノ自由ナラザルガ如シ進退定マラザルヲ言ヘリ) (方苞云ク轅下駒ハ進局於扼退束於絆故曰局趣) (籍吾弟ハ吾弟ノ丞相武安ヲフミツケニスルナリ籍ハ踰也索隱ニ云ク言籍籍ナリ) (魚肉之ハ魚肉ノ如ク屠殺サレテ一族マデモ絶ヤサル、ナリ) (爲石人乎ハ石ニテ作りシ人形ノ如ク爲ストハ俗ニ云フ木像ニテ人ノ是非ヲ辨別スルコトヲ知ラヌカト太后ノ怒リシ言葉ナリ) (錄々ハ師古云ク衆ニ循フヲ言フト) (是屬ハ是輩ナリ) (俱宗室外家ハ魏其ハ景帝ノ從舅ナリ武安ハ太后ノ同母弟ナレバナリ) (召韓御史大夫載ハ韓ヲ召テ一ツノ車ニ載スルナリ) (老秃翁云云ハ今ハ魏其モ灌夫モ官位ナク唯ノ一人ノハゲ頭ノ老翁タルノミ何ニモ畏ル、ニ足ラヌ憚ル所モナシ何トテ首鼠兩端ヲ抱ケルヤト詰リシナリ) (頗不響ハ響ハ當ナリ對トナスハ非ナリ) (大行ハ天子崩御シテイマダ葬ラザルヲ大行皇帝

ト云フ) (病非ハ中氣ヲ病ムナリ非ハシビレルト譯ス) (巷語ハ根ノナキコト作り世ニ言ヒ觸ス是レハ武安ノナセシコトナリ) (故以十二月晦云云ハ十二月ノ晦日ハ刑ヲ行フ時ニアラズ急ニ晦日ニ刑ヲ行フハ春ニナレバ赦アルコトヲ恐レテ急キシナリ) (呼服謝罪。ハ灌夫魏其ノ二人ヲ罪ニ陷レテ殺スヲ以テ病氣ニナリ其罪ヲ謝スルコトヲ譖語ニ發スルナリ漢書ヲ案スルニ蚡ガ疾ヲ發スルヤ一身盡ク痛ミ人ニ擊タル、ガ如シト云ヘリ) (武安侯ハ蚡ガ子ノ恬ナリ) (坐衣襜褕ハ短キ衣ヲ着テ宮中ニ出勤セシ不敬ノ罪ニ坐セラレタリ爾雅ニハ前ヲ蔽フヲ褻ト云フト然レハ我邦ノ前垂レノ如キモノナル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殺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ハ魏其ハ孝文帝ノ皇后ノ從兄ノ子ナリ武安ハ王太后ノ弟ナリ) (不知時變ハ既ニ竇太后ハ崩シテ此時ハ王太后ノ權ヲ專ニセシ時ナルヲ知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騫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

ザルナリ(衆庶不載。載疑ラクハ載ノ誤リナラン(禍所從來矣ハ此禍ハ王太后ニ由レルナリ)

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佗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

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

出入遊戲。借於天子。梁孝王ノ舉動ハ何事モ天子ノ真似ヲシテ天子同様ナリ出入ハ下文ノ出ルニ蹕ト稱シ入ルニ警ト言フ事ノ類ヲ指セリ(苛禮ハ細碎ノ禮儀ナリ)出稱蹕ハ天子ノ出御スル時ハ往來ノ人ヲサシ止ルナリ(入言警ハ御所ニ入ル時ハ戒警ヲ嚴重ニスルナリ)佗ハ誇ルナリ詔ト同シ(弗恤也ハ太后ノ憐憫ナキナリ)起徒中ハ懲役ニナリテ服役中ヨリ俄カニ梁ノ内史ニ召シ出サレシナリ(舉國大索ハ一々國中ニテ大ニサガシ索ルナリ)太上皇之與高皇及皇帝云云ハ太上皇ト高祖トハ父子ノ間ガラナリ景帝ト臨江王トノ間タモ父子ナリ梁ノ孝王ト今ノ景帝トハ兄弟ナリ故ニ其親密ナルコトハ及バマナリ(撓明法ノ撓ハ曲ルナリ)大司農ハ今ノ大藏大臣ナリ武家ノ勘定奉行ナリ

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

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殺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
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
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
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
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
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
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邛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
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
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
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
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
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

雁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
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
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
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
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
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
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
卒。

負我馬之足ハ軍ヲ爲スニ馬ノ足ヲ恃ミニスルナリ管子ノ書ニ匈奴爲騎寇謂其
負我馬之足也負ハ恃ムナリ (遷徙鳥舉ハ匈奴ハ水草ノアル處ニ從テ徙リ居ル故
ニ一定シタル住家ナキヲ云リ) (不屬爲人ハ匈奴ノ人ハ禽獸ト同様ニテ人トハ見
做サズ (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ハ強キ弓ニテ射タル所マデユケハ矢
ノ勢衰ヘ弱クナリテウスキ絹オモ、通スコト能ハズ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ハ大風モ末ニナリテハ、鳥ノ毛ヲ吹キナヒガスト能ハズト是ハ漢ノ兵ノ匈奴ヲ擊ツハ初メハ強クトモ遠方隔絶ノ地ニ至レバ兵力自ラツカレテ弱クナルニ喻ヘシナリ漂ハ恐クハ颯ノ誤リナラン音ノ近ク字ノ似タルヲ以テ轉訛セシカ(輜重ハ小荷駄ナリ輜ハ剛ナリト注シテ車ニ載スル所ノ器械衣服等ヲソノ中ニ雜ヘルナリ剛モ雜ヘルナリ(掠鹵ハ人民ノ物品ヲヤダラニ分捕ルナリ(欲刺云々ハ武州ノ刺史ヲ生捕タレバ刺シ殺サントセシナリソコデ刺史ガ殺サレントナ恐レテ漢ノ數十萬ノ伏勢アルトチ白狀セシナリ(視ハ祇ノ字ニ作ルヘシ(智足以當世取舍云云ハ當世ノ人物ヲ取舍シテ是レハ取ルベキ人物ト見レバ取リ捨ツベキ人物ト見レバ捨ル智アルナリソシテ忠厚ノ意ヨリ出テ爲ス事故ニ取ル人モ忠厚ノ人多シ(貪嗜於財ノ一句ハ恐クハ誤脱アラン貪ノ字ハ無ノ字ノ誤リカ但シハ貪ノ上ニ無ノ字ヲ脱セシカ安國ハ忠厚ノ人ナリ其吹舉スル人モミナ忠厚ノ人ナリ斯ク忠厚ノ人ニテ財ヲ貪リ嗜ム小人ノ所行アルノ理ナケレバナリ(逗撓ハ逗留シ畏レテ進マサルナリ逗ハ音豆ニシテ留也漢書音義ニ曲行避敵也トアリ是ハ此時代ノ軍法ノ語ナリ撓ハ屈弱ナリ(將軍李廣云云復失之ハ李廣一旦ハ匈奴ニ生捕レタレドモ復匈奴ニテハ取リニガシタリ(天子以爲國器ハ人々ミナ尊敬スルウチニモ天子ニモ殊ニ敬ヒ重シテ國器トセリ國器ハ貴重ノ器ト爲シ玉ヘリ(隨車塞ハ天子ノ馬車ノ先導ヲシテ車ノ上ヨリ落チテヒツコトナレリ(忽々ハ意ヲ失フ貌ナリ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深中隱厚ノ深中ハ深忠ナルヘシ或ル説ニ中ニ深クシテ其厚キヲ外ニ見サズト云フハ鑿説ニ似タリ(倚以爲漢相ハ天子モ倚賴ニシテ漢ノ相ト爲サントセシウチニ不幸ニシテ死去セリ(鞠躬ハ躬ヲ曲ゲテ勉強スルナリ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

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

其家子ハ李廣ノ家ハ代々武將ノ家ニテ商賈職工等ノ家トハ異ルナリ(從弟ハイトコナリ(衝陷ハ敵ヲ衝テ陣ヲ陷ルナリ(格猛獸ハ猛獸ヲ手ニテ打チ殺スナリ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

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每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

中貴人ハ宮中ノ幸貴ナルモノナリ(勸習兵ハ兵隊ヲ號令シテ手分シテ組子ヲ定ムルナリ(縱ハ兵隊ヲグリ出シ十分ニ戰ヲ爲サシムルナリ(雕ハ大驚ナリ(往馳三人ハ急ニ馬ヲ馳セ往テ三人ヲ逐カケルナリ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

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
 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
 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
 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
 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
 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
 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
 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

刀斗ハ銅ヲ以テ造リテ其形ハ我邦ノ火ノシノ如クニテ柄アリ晝ハ飯ヲ炊キ夜ハ打
 チ鳴ラシスヒウシギノ如キ持テ打チナガラアルクナリ(斥候ハモノミナリ)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
 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

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脫
 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
 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入塞匈奴捕者騎
 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
 下廣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
 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
 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
 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
 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
 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
 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

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肯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

睨ハ横目ニテニラミ付ルナリ(騰而上ハハ子起テ馬ニ乘ルナリ(當廣所失亡云云ハ李廣敗軍シテ兵卒ヲ失亡スルト多ク其上ニ一旦自分モ生捕ラレタルノ罪ヲ論シ東ニ下ケテ論シテ斬罪ニ當ルトニ決定シタルヲ贖罪金ヲ出シテ死ヲ免レタレト庶人ニ下サレタリ(何乃故也ハ現今ノ將軍ノ職ニ居ルモノニテモ夜中ハ此處ヲ通行スルヲ許サズ何ソヤ況シテハ故ノ將軍ナゾヲヤトテサシ止メタリ(中石沒鐵ハ草中ノ石ヲ虎ト見テ射リシ矢ガ石ニ中リ石ヲトウシテ鐵ガ石ノ中ニカクルマデニ射

トウシタリ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中首虜率ハ師古云ク率ハ軍功ニヨリテ封賞ノ科ニ中リ封侯ニ至ルモノアリ是ハ兼テ軍令ヲ著シ置ケルナリ(持滿母發ハ弓ヲ張リ矢ヲツガヘテ滿月ノ如クニ引キシボリテ矢ヲ發セザルナリ)大黃ハ弩ノ名ト云フ又ハ角弩ノ色ノ黃ナルモノト云フ(無人色ハ吏士ミナ恐怖シテ人ノ面色ナキナリ)有功中率ハ上文ノ首虜ノ率ニ中ルナリ(在下中ハ下等ノ中ノ中等ニアタルナリ九品ノ中第八ニ當ルナリ)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亾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繡

醜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先死單于ハ先ツ先陣ニ出テ單于ト合戦シテ討死セントノ覺悟ナリ(數奇ハ不遇ナリ奇ハ隻ナリ) 耦合ナラザルヲ云フ 服虔云ク作事數不遇也數音朔又ハ命數ノ數トモ爲ス(恐不得所欲ハ廣兼テ單于ニ當リ單于ヲ捕シ得ント欲スレドモ恐ラクハ其欲スル所ヲ得ルヲ能ハサルベシ) 軍口導云云ハ軍ヲ引テ出ルニ嚮導ノモノヲ云ヘリソレ故ニ道ヲ踏ミ迷ヘリ(南絶幕ハ南方ヘ歸ルニ沙漠ノ地ヲ絶ヘタリ絶ハ渡ルナリ幕ハ沙漠ナリ) 糲ハ乾飯ナリ醜ハ濁リ酒ナリ(軍曲折ハ軍ノサマノ委曲ヲ天子ニ奏上セントスルナリ)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

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又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嫪少不遜。ハ韓嫣天子ト戯レテ天子ニ對シテ少シク不遜ノ事アリ。不遜ハ失敬ノ事ナセシナリ。孺地ハ孝景帝ノ御廟アル園地ノカコヒノ短垣ノアル地ヲ侵セシナリ。字典ニ孺ハ與。塿同シ。人絹反ニテ。牆外ノ短垣ナリ。孺ハ外垣ノ内内垣ノ外ナリ。射殺敢ハ霍去病ハ衛青ト親密ナルヲ以テ。衛青ノ傷ケラレタルヲ以テ。李ヲ敢殺セシナリ。李陵ハ李陵字ハ少卿ト云フ。李廣ノ子ノ當戶ノ遺腹ノ子ニテ。李廣ニハ孫ニナル匈奴ニ降參セシ故ニ家聲ヲ墜セリ。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ハ李廣ハ口訥ニシテモノハ言ズトモ號令ヨク行ハレテ士卒ミナ廣ノ用ヲ為ス。ゴトヲ樂メリ。悛々如鄙人ハ悛ハ音七旬反。漢書ニ恂ニ作ル。誠謹ノ貌ナリ。正直ニシテ手堅キ。ハ田舎ノ人ノ如クナリ。桃李不言云云ハ桃李ハモノヲ云ハザルモ其花美麗ナルヲ以テ人ガ往テ花ヲ見ル為メニ其桃李ノ樹ノ下ハ自ラ蹊路ヲ成ス。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騾。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苗裔ハ、裔ハ衣裾ナリ、故ニ末ト訓ズ、苗ハ草ノ始テ生ズルナリ、故ニ胤ト訓ズ、因テ遠キ子孫ヲ裔苗ト云フ(山戎、獫狁、菹粥、ハ時代ニヨリテ其稱チ異ニスレ、皆一種ノ國ナリ、秦ニ至リ始テ匈奴ト稱ス(彘ハ獸ノ名ニテ彘ハ獲ナリ、駝ハ獸ナリ、其背ガ囊ニ似タルヨリシテ名クト云フ(驢、羆ハ力戈反牝驢ガ羆チ生ムト云フ(駃騠ハ駿馬ナリ生レテ七月ニシテ其母ニ超ユト云フ(駒駝ハ馬ニ似テ青シニ音洵塗ナリ(驪騮ハ野馬ノ屬ナリ(寬則隨畜ハ無事ノ時ハ牧畜ヲ事トスルナリ(刀鋌ハ形チ矛ニ似タリ又ハ小矛ナリトモ云フ(後母ハ繼母ナリ(有名不諱皆各名アレレ長上ノ爲メニ諱ムト云フ(ナシ(無姓字ハ姓氏モナク字モナキナリ漢書ニ姓ノ名ナシ下文ニ呼衍氏蘭氏須卜氏ナドノ姓字アレバ姓氏ナキト云ヒ難シ然レバ姓

ノ字ハ衍文ナラント云フ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

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我狄女爲后，與我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我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我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我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我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周ノ祖先ヲ后稷ト云フ。后稷、夏后氏ニ仕テ、稼穡ノ官トナル、ソノ曾孫ヲ公劉ト云フ。公劉ノ時ニ夏后氏天下ノ政ヲ失ヒ、公劉モ亦免官ス、(變于西戎ハ西戎ノ風俗ヲ變シテ善ニ化ス(大王宣父ハ公劉九世ノ孫ナリ(作周。始テ周國ヲ起ス基ヲ爲ス(荒服ハ戎狄蠻夷ノ地ナリ書經ノ洪範ニ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ヲ五服ト云フ(甫刑之辟ハ穆王甫侯ニ命ジ、法令ヲ定メシム之ヲ甫刑之辟ト云フ即チ尙書呂刑篇是ナリ辟ハ法ナリ、(與申侯有郤ハ申侯ノ女ハ幽王ノ后ナリ、幽王褒姒ヲ寵愛セシ、カ

ハ、申侯之ニ由テ幽王ヲ怨ム、(戎狄是應云々應ハ詩經ニ膺ニ作ル膺ハ伐ツナリ又ハ當トモセリ此詩ハ詩經ノ魯頌閟宮ノ篇ニ出ツ(出與彭々云云ハ彭々ハ四馬ノ行ク貌ナリ朔方ハ北方ナリ、正義ニ曰ク、獫狁既ニ去テ、北方安靜ナリ、城ヲ築キ之ヲ守ルナリ、(圖音銀地名ナリ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灃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混音昆，音九胸音吁，又ハ項子反。莫能相一ハ諸夷散居シカ弱ニシテ、統一スルモ

ノ無キナリ(與宣太后亂、亂ハ私通ナリ)冠帶七國ハ六國及ヒ秦ナリ我翟ニ對シテ禮儀ノ國ナルヲ云ヘリ(因邊山險ハ山ノ險阻ナルヲ以テ邊界トスルナリ)灃谿谷ハ谿ニアル水ヲ引テ城ノ周圍ノ水トナスナリ(塹ハ塹ト同シ字典ニ城ヲ遶ル水ナリト前ノ注)可繕者治之ハ、城ノ手入レヲシテツクロヘル所ハ修復スルナリ(單于ハ舊注ニ廣大ノ貌トス案スルニ匈奴ノ方言ニテ天ノ廣大ナルヲ單于ト云フヨリ天ノ廣大ナルニ象リテ後世ハ匈奴ノ天子ノ號ト爲ルカ)頭曼ハ匈奴ノ天子ノ名ナリ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

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

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虜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冒音墨頓音突(關氏ハ匈奴ノ皇后ノ號ナリ) (月氏ハ國名ナリ鳴鏑ハ吾邦ニテヤブサメト云フ鏑ハ箭ナリ鏑飛ヘハ鳴ルナリ) (間中有棄地云云ハ東胡ト匈奴トノ間ニ打棄テ置キテ人ノ住居セヌ地ガ千餘里モアルナリ) (甌脫ハ境上ノ斥候ノ居ル所ナリ又ハ界上屯守ノ處トモ七室ニテ漢人ナ何フ處トモ云リ) (控弦之士ハ弓ヲヨク射ル士卒ナリ)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

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對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

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

蹕林ハ地名ナリ蹕音帶祭事トスルハ非ナリ(課校ハ、課ハ計ナリ人畜ノ數ヲ計算スルナリ)小者輒ハ顔師古云ク其骨節ヲ輾轢スト其骨ノフシクナ車ニテ引ナリ輒音烏八反ニテ輾也トモ轢也トモアリ(無封樹喪服ハ墓ニ土ヲモリ樹木ヲ植ヘズ又父母死シテ喪服ヲ着ルナシ(鹵獲ハブンドリ物ヲスルナリ)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大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

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畧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

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雫淺奉書請獻。蒙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詳ハ洋ナリ青驪馬ハ青ニ少シ雜リ毛ノアル馬ナリ(駝音武江反。烏驪馬ハ黑毛ノ馬ナリ)驪ハ赤黃ノ毛ノ馬ナリ(從角解ハ圍ノ一角ヲ解キシ處ヨリ出ルナリ)解角ハ圍ノトケタル所ナリ(上郡葆塞蠻夷ハ葆ハ堡ト通ズ漢ニ來リ屬スル諸蠻夷ノ小城ヲ築テ自ラ保守スル也)稱書意合歡ハ漢ヨリ送ラル、書面ノ意ガ我意ニカノフニヨツテ懇親スルナリ(讓書ハ漢ヨリ責問スル書簡ナリ)發使以書報云云ハ匈奴ヨリ使者ヲ以テ書簡ニテ報セシガ其使者留メテ歸リ來ラズ漢ヨリハ使者ヲ以テ答禮モナカリシナリ(係雫淺ハ人ノ名ナリ雫ハ火胡反漢書ニ雫ニ作ル(澤鹵ハ與濕ノワルキ地ナリ)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雫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繡。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紕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

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

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綵。音帝。繪音潰。渾音都奉反。喋音謀佔昌占反。深誅ハ深ク責ムルナリ（服繡袷綺衣ハ服ハ天子ノ自ラ服スル所ノ服ナリ繡ヲ以テ表ト爲シ綺ヲ以テ裡トナシテ冒頓ニ賜フナリ（袷ハ絮ナキ衣ナリ）比余ハ櫛ナリ辯髮ノ飾リナリ（黃金飾具帶ハ黃金ニテ飾ナセシ腰ノ帶ナリ（胥靴ハ胡ニテ用ユル革帶ノ鈎ナリ綿ハ厚キ繒ナリ（繒ハ五采ノ繒ナリ（宗室女公主ハ漢ノ一門ノ中ノオヒメサマナリ（漢物不過什二云云ハ漢ノ物品ヲ十カニテ匈奴ニ入レバ匈奴ノ者皆心ヲ動カシ漢ニ歸スルナリ（繒ハ帛ナリ（絮ハ綿也新ナルヲ綿ト云ヒ故キヲ絮ト云フ又ハ精良ナルヲ綿ト云ヒ粗末ナルヲ絮ト云フト云リ（渾ハ乳汁ナリ酪モ牛乳ナリ（疏記ハ分疏ナリ一々々條ニシタムルナリ（穹廬ハ旃帳也其形穹隆ナルヲ以テ穹廬ト云フ（種姓之失ハ他姓ノ人ガ血統ヲ亂スヲ云フ（上下交怨望ハ禮義ノ細小ニ涉ルヨリ上モ下モ互ニ怨ミ恨ム意ヲ生ズ望モ恨也（室屋之極云云ハ家屋ヲ造作ノ人カチ極メ盡スヨリ生産モ之ガ爲ニ盡キルニ至ルナリ生力ハ生産ナリ（土室ソ人ハ驕ニ漢人チ指スト云ヘリ（碩無多辭ハ汝漢人多クシヤベクルナヨト多辭ハ多言ナリ（令喋々而佔々云云ハ喋々ハ多言ナリ佔々ハ衣裳ノ貌トス是ハ中行説ノ言ヘルニ汝漢人ハ口ハ多辨ニテヨクシヤベリ身ニハ衣冠ヲ着ケ居ルモ其衣冠ハ何ノ益ニナルヤ少シモ其益ニナルヲ見ズトノ意ナリ案スルニ舊説ニ佔々ハ衣裳ノ貌トスレバ佔々ハ沾々ナルベシ沾々ハ自ラ喜ブノ貌ナリ量中ハ驕云ク師古日中猶滿也量中者量其數也（馳蹠而餘

稽耳ハ秋ニナルチ俟テ驕馬ニテ馳セ入テ汝ノ領國ヲ蹂ミアラスアト漢ノ使者ニ語リシナリ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濞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念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驢。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驢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糶糶金帛。絲絮侘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驢。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亾人不足以益祿。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印ハ白丁反。闕ハ音掄。糶ハ音魚。列反。跂ハ音岐。蠕ハ音〇。軟當戶且居ハ匈奴ノ二ツノ官名ナリ。或ハ一ツノ官名トモ言ヘリ。雁渠難ハ人ノ姓名ナリ。(濞惡民ハ邪惡ノ民ナリ。是ハ暗ニ中行説ヲ指セリ。降其進取之利ハ意ヲ下シテ。進取ノ利ヲ圖ルナリ。降ハ下ル也。書曰ハ匈奴ヨリ來ル書簡ナリ。寢兵ノ寢ハ息ナリ。闕然ハ安定ノ意ナリ。鄰國之敵ハ鄰國ノ同等ノ國ナリ。讐敵ノ敵ニアラス。糶ハモ子米ノ麴ナリ。酒ヲ造ルモノナリ。熙々ハ和樂ノ貌ナリ。薄物ハワツカナリ。物ハ事ナリ。細故ハ細事ナリ。頗覆ハ頗ハ偏ナリ。損往細故ハ以前ノ細事ハ打棄テルナリ。跂行喙息ハ足アリテ行クモノ。口アリテ息ヲ吹キ出スモノ。蠕動ハ小虫ノ少シク動キアルクノ貌ヲ云リ。淮南子ニ昆虫蠕動也。逃慮民ハ漢人ノ逃テ匈奴ノ方ニ降下セシモノ。章尼等ハ匈奴ヨリ來テ漢ニ降參セシモノ。ドモナリ。留志ハ單于ノ和親ニ志ヲ留メラ

レヨトナリ(漢過不先ハ漢ヨリハ先キニ約ニ背カズ和親ヲ先キニ破ラヌナリ)
 後四歲。老上稽弼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紆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

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爲庶人。

野蘭出物云云ハ、漢書壹ト云フ人ガ國禁ヲ犯シ私ニ物ヲ出シ匈奴ト交易シテ匈奴
 ナ欺キスカサントセシナリ此事ハ前ノ韓長孺傳ニモ詳ニアリ(伏單于ハ單于ニ隱
 レテ兵ヲ伏セ置クナリ(行微ハ微塞ヲメグリ行キシナリ(還兵多ハ單于ノ引ア
 ゲテ還ル人數ノ多キナリ(關市ハ關上ニテ互市交易ヲスルナリ(不絶而中之ハ交
 易ヲ通スルヲ絶ズシテ匈奴ノ欲スル所ニアツルナリ

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
 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大守。畧二千餘人。胡
 又入敗漁陽大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畧千餘人。於
 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
 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
 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
 南地築朔方。復繕胡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
 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

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
 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
 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
 大守恭。及畧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畧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
 侵擾朔方。殺畧史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
 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
 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
 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
 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畧千餘
 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
 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
 亦亾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娣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餘萬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

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

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微ハ音古堯反○自次王ハ尊重シテ單于ニ次グ王ト爲ス(絶幕ハ沙漠ヲ絶ヘワタルナリ幕ハ漠ナリ沙土ヲ漠ト云ヒ直チニ度ルヲ絶ト云フ)誘羅漢兵云云ハ漠ノ軍ヲ誘ヒ出シ罷勞サセルナリ(微極而取之ハソノ罷勞ノ極マリタルヲ要シ待テ取ルナリ微ハ要ナリ)得休屠王祭天金人ハ休屠ハ者屠ナリ其音ノ近キヲ以テ誤レルカ金人ハ金ニテ造リシ像ナリ匈奴ノ人ハ今ノ佛氏ノ金像ノ如キモノヲ以テ神代トシテ天ヲ祭ル其金ノ像ヲ分捕リシナリ且盡ハ漠ノ軍兵皆殺シツクサレントスルナリ(粟馬ハ粟ヲ以テ馬ノマクサトス粟ハモミナリ)負私從ハ兵糧衣類等ヲ負擔シテ私カニ從ヒ徙ル馬ノ數ガ十四萬疋ニ及ベリ是レハ上ノ命令ニアラザルモノナリ(糧食不與ハ上ノ兵糧小荷駄ノ馬ハ此ニ入レズ與カラザル也)遠其輜重ハ單于モ

大ニ戰フ用意ヲシテ小荷駄ヲ遠クノ所ヘ徙シヤレリ(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ハ霍去病大ニ軍ニ勝チシヲ以テ狼居胥山下姑衍トニ於テ封禪ノ祭リヲ爲セリ)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

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

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泥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

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泥野。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陶罕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責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杆音于敷。八散ノ本字也。胸音衙。胸音鈞。鞮音低。物故ハ死スルコトナリ。既ニ荀子ニ出ツ。大僕賀ハ公孫賀ナリ。主客ハ匈奴ノ賓客ヲ主ル役ノモノナリ。母爲ハ利益ノナキコトハセヌガヨキナリ。無幾ハ吾ノ冀フ所デナキナリ。儒先ハ漢書ニ儒生ニ作ル。匈奴ニテ此度ノ使者ハ儒者先生ト思ヘハ匈奴ヲ説キ付ル爲メニ來リシト思フテ其辨ヲ折カントセリ。調ハ詔ナリ。丈人行也。丈人ハ尊老ノ人たり。尊敬シテ云リ。遠其累重ハ妻子ヲ財產ナリ。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隱桓之間。則章云々ハ孔子ノ春秋ヲ著スニ魯ノ隱桓ノ二公ノ時ヲ去ルテ遠ケレハ其事ヲ章々ト明カニ述ヘ著セシガ定哀ノ事ヲ微ニシテアラハニハシルサヤルハ孔子ソノ定哀ノ時代ニ生レ出テタレバナリ(罔褒ハ實ニ褒ムベキ事ノナケレバナリ罔ハ無ナリ(偏指ハ偏見ノ旨意ナリ(不參彼己ハ彼ハ匈奴ト已ハ我味方トノ得失利害ヲ篤ト考ヘザルナリ(將率ハ翟衛等ノ將帥ノ事ヲ云フ(因以決策ハ中國ノ廣大ナルニ因テ匈奴ヲ伐チ策ヲ決シテ軍兵ヲ出セリ(建功不深ハ一時ノ利害得失ヲ偏見シテ匈奴ノ事情ヲ知ラヌ故ニ功ヲ建ツテ深カヲヌナリ(堯雖賢興事業云々ハ堯ハ賢明ノ君トイヘ居獨リニテハ治ラズ禹ヲ得テ九州安寧トナレリ是ハ暗ニ武帝ノ將相ニ其人ヲ得ズ小人ノ浮説ヲ採納シテ天下ノ騷然タルヲ風刺セリ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

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
中大夫

衛媼ハ衛ハ姓ナリ媼ハ音鳥皓切又ハ音温トモアリ説文ニ女ノ老稱ナリオンハト言
フガ如シ(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云々ハ衛青ノ兄ヤ姉ナドガミナ衛青チイヤシメテ奴
僕トシテ取扱フテ兄弟ノ數ニ入レザルナリ)(一)紺徒相青曰云々ハ一リノ懲役人
ガ衛青ノ人相ヲ見テ曰ルハ貴公ハ貴人ノ相アリ後々ニハ大名ニナラント云ヘリ
(青笑曰云々ハ衛青カ笑テ曰ルハ人ニ奴僕トサレテ使ハルハ身分ナレバ生テ居ル
ウチハ答ニテウタレ惡口サレザレバソレニテ十分ナリ大名ニ封セラルトナドハ
思モヨラザルコナリト云リ)(其二)其取ハ青ノ召捕ハレテ行ク途ニテ待伏シテ青ヲ
ウハヒ取リシナリ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
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
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
將軍敖亡七千騎將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
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

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
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
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
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
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
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
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
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
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
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沱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駟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戶

衛夫人有男云云ハ青ノ姉ノ子夫ト云フモノガ兼テ天子ノ寵愛ヲ蒙リ懐妊セシカ
 ハ元朔元年春ニ至リ目出度男子ヲ出産スソノ男子ハ衛太子據ト云フ人ニテ之レガ
 爲メニ夫人ヲ立テ皇后ト爲レリ(暴長虐老ハ匈奴ニテハ長老ノ人ヲ暴ビ虐グムゴ
 クノ少壯ノ者ヲ愛シ貴ブ事ハ前ノ匈奴ノ傳ニ見ユ是レガソノ野蠻夷狄ト賤メル處
 ニテ惡俗ト云ベシ)(出車彭々ハ四足ノ馬車ノ進ミ行クコトナリ)(車輜畜產畢收爲鹵
 トハ小荷駄車ヤ牛馬ノ畜類ヲ畢ク奪ヒ收メテ分捕トセリ)(斬輕銳之卒ハ匈奴ノ手
 輕ク精銳ナル兵卒ヲ討チ取ルナリ、捕伏聽者ハ匈奴ヨリサシ出シタル隱密ノ漢軍
 ノ虛實ヲ聽出ダシ容子ヲ伺ヒ探ルモノヲ召シ捕レリ)(執訊獲醜ハ匈奴ノシノビノ
 者ヲ召シ執ヘテ訊問シテ衆クノ人數ヲ生ケ捕レリ訊ハ問ナリ醜ハ衆ナリ古書ニハ
 往々衆ヲ醜ト通シテ用ユ

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
 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
 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
 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
 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
 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
 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殺男女萬五千
 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
 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
 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
 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搏校獲王以千五

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仇ハ音口浪反。匈奴ハ音庚搏ハ音博。匈奴ハ音匹孝反ナリ。○裨王ハ裨將ナドノ類ニテ。裨ハ小ナリ。立號而歸ハ大將軍ニナリ。タレハ大將軍ノ徽號ヲ立テ歸レリ。行間ハ兵卒ノ間ナリ。襁ハ小兒ヲ脊中ニ負フ帶ナリ。長サ一丈二尺ハハ八寸ホドノ帶ナリ。保ハ襁ニ作ルベシ。小供ニ著セル子コ半天ナリ。爲麾下ハ大將軍ノ旗下ニアリ。天別ニ手下ニ兵隊ハナキナリ。搏戰獲王ハ手ニテ擊テ王ヲ生捕リシナリ。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

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

建當云何ハ建ヲバイカヤウナル處分ニ致スベキヤトナリ云何ハ如何ナリ(兵法小敵之堅云々ハ孫子謀攻ノ篇ニ出ツ小人數ニテ堅ク守リ戰フハ大軍ノ敵ニ擒ニセラル、ナリ故ニ敵ノ人數トゴブ、ナレバ之ト戰ヒ少人數ナレバ逃レ全ク吾カ力不足ト見レハ之ヲ避ケヨト云ヘリト孫子ノ兵法ニ論セリ(行在所ハ天子ノ巡幸サキニテ滞在セル所ヲ行在所ト云フ又ハ行宮トモ云リ蔡邕ノ獨斷ニ天下ヲ巡狩シテ事ヲ奏聞スル所ヲ皆ナ宮ト云フト言ヘリ)

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祿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太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

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所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我士踰烏菴討遼濶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剽ハ音颯姚ハ音搖騫ハ音戩遼ハ音速濶ハ音卜懾ハ音式涉反惴ハ之涉反○大將軍姊云々姉ハ少兒ト云フモノナリ霍去病ノ父霍仲孺ト云フモノ少兒ト私通シテ去病ヲ生メリ(過當ハ我カ引率セシ人數ヲ計ヘテミレハ敵ノ首ヲ打トリタリ生虜タリスル、ガ多カリシナリ又一說ニ漢軍ノ亡失スルモノ少クシテ敵ヲ打取リタリ生捕ス

ル數ガ多キ故ニ過當ト云ヘリト(王夫人親ノ親ハ王夫人ノ母ナリ(驃騎將軍ハ位三
 司品ニアリテ秩ハ大將軍ト同シ説文ニ驃騎ハ黃馬ニテ綴ハ白色ナリ(懾懼ハ恐懼
 スルナリ又ハ氣ヲ失フナリトモ云フ(誅全甲ハ全軍ナリ一軍ヲ殘ラズ撃チ
 取ルナリ全甲ハ金甲ノ誤リト云フ説アリ(祭天金人ハ天ヲ祭ル時ニ神代ニスル金
 像ナリ佛家ノ金佛ノ如キモノナリ)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
 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
 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
 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
 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
 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
 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
 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

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
 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
 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
 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
 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
 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
 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亾
 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
 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
 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
 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壓侯。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萁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獯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

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酋ハ音才由反、涂ハ音徒、句ハ音鈞、獯ハ音欺譙反、驃ハ音胡且反○坐行留ハ軍法ニテ軍ヲクリ出シテ中途ニ留滯スルモノヲ行留ト云フテ斬罪ニ當ツルナリ(士馬兵ハ士卒騎馬甲兵ナリ兵ハ甲冑矛戟等ノ兵器ヲ言ヘリ(常撰ハ驃騎將軍ハ常ニスグレタル精兵ヲ選ヒ取レリ其精兵ハ士馬兵ノ三ツヲ精選セルナリ(坐留落不遇ハ留ハ遲留ナリ落ハ墜落ナリ常ニ遇合セズシテ功ナキナリ(要遮漢人ハ渾邪王漢ニ降參セントシテ先ツ人ヲ邊境ニサシ出シ漢人ヲ遮キリテ要求シテ我降參セントスルノ意ヲ通シタリ(令報天子要邊ハ我カ降參ノ意ヲ天子ニ報シテ吾カ行クテ邊境ニテ待タンヲ要スルナリ(馳傳以聞ハ道中ヲ宿次ニテ大急キニテ天子ニ奏聞セリ(厥衆萌咸相犇云々ハソノ軍兵流民ドモガ咸ニダ奔ルナリ崩ハ仄ト通ズ漢書ニ奔ノ字ノ上ニ於ノ字アリ(澆驛ハ行クヲ疾キ貌ナリ(戰士不離傷ハ戰士等手傷ヲ蒙ラザルナリ離ハ遭也罹也(咸懷集服ハ匈奴十萬ノ人數ガ咸ナ漢ノ德ニナツキ一所ニ集リテ漢ニ歸服セリ(仍與之勞ハ匈奴ヨリ降參セシモノドモテ慰勞スルナリ慰勞スルハ賞ヲ與フルナリ(庶幾無患ハ渾邪王降參セシカハ塞外河邊ハ長ク患ナカラン患ハ害ナリ(爲屬國ハ正義ニ云ク降參セシ人民ハ河南ノ五郡ニ分チテ

從シ置キ各ソノ本國ノ風俗ニ從ヒテ漢ニ附屬セシムルナリ(不能度幕ハ漢軍沙
 漠ヲ渡リ險ヘテ來ルヲハデキザルナリト匈奴ニテハ思ヘリ漢ト幕トハ古ヘハ多ク
 通ゼリ(輕留ハ漢軍輕口クシク沙漠ヲ渡テ來ルモ久シク留リ居ルヲハデキザル
 ナリ(得所欲ハ思フマ、ニ軍ニ勝ツコトヲ得ラルベシ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
 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
 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
 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
 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
 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
 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
 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
 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
 奴亦縱可萬騎會。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

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
 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
 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
 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
 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
 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購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
 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
 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
 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
 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

士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
 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
 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
 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
 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
 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
 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
 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騎破奴
 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
 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
 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

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
 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
 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谷蠡二字ノ音ハ祿離ナリ鹵ハ音魯櫛ハ音挑余ハ音徒軒ハ九言反○步兵轉者踵軍云
 ヲハ歩兵ノ兵糧小荷騎ヲ運轉スル者外ヨリ追々本軍ニ至リ聚ル者數十萬人ニ及ベ
 リ(可坐収虜ハ漢軍遠ク沙漠ヲ渡リ來リテ人モ馬モ疲ルレバ坐ニシテ漢ノ軍兵ヲ收
 虜スベキナリ(北其輜重云々ハ小荷獸類ハ遠ク北ノ方ヘ返シヤリテ精兵ヲスグリ
 テ漢軍ノ來ルヲ待チ居ルナリ(武剛車ハ巾アリ蓋アルヲ武剛車ト云フト(砂磔擊面
 ハ大風ニテ沙ヤ小石ガ面ヲウツナリ磔ハ小石ナリ(六贏ハ贏ノ誤リナリ贏ハ驃ト
 同シ呂氏春秋ニ趙簡子殺所愛白驃取肝與之云々トアリ(紛拏ハ擾亂スルナリ字
 典ニ拏ハ女居切ニテ牽也煩也宋玉九辯ニ、枝煩拏而交橫又王逸九思ニ、散亂而紛拏
 トアリ、イツレモ注ニ擾亂ナリト云ヘリ、(遲明ハアケガタナリ黎明ト同義ナリ遲
 ハ待ツナリ天ノ明グルヲ待ツナリ(或失道ハ或ハ惑ノ誤リナリ(簿責ハ道ヲ失ヒ
 シ罪狀ヲ責メ問ハレテ吏ノ面前ノ簿ニ對スルナリ(葷粥之士ハ應劭云ク匈奴ヨリ
 降レル材力アルモノヲ云フト(約輕齋ハ師古云ク輜重ヲ以テ自ラ身ニ隨ヘズ唯齋
 持參ススモノハ兵糧ノミナリ(涉獲章渠ハ敵ヲ破リ川ヲ涉テ單于ノ近臣ノ章渠

ト云フモノヲ生捕レリ（比車者ハ匈奴ノ王號ナリ（涉離侯ハ山ノ名ナリ（局閭ハ川ノ名ナリ（屯頭王ハ胡王ノ號ナリ（封狼吉集山云々ハ狼居山ト云フ山ニテ祭事ヲ執リ行ヘリ正義ニ云ク土ヲ積テ壇ヲ山上ニ設ケテ以テ天ヲ祭ルヲ封スト云ヒ地ヲ祭ルヲ禪ト云ヘリ封ノ下ニ於テ字ヲ脱セシカ（執鹵ハ鹵ハ大盾ナリ又天子ノ行列ヲ鹵簿ト云ルハ甲盾ヲ以テ警衛スル故ナレバナリ此處ハ甲兵ノ類ヲ云フナラシ（獲醜ハ衆クノ人ヲ生捕リシナリ、醜ハ衆ナリ前ニ出ヅ（連行ハ連ハ卓ト同ジ遠ク行クヲナリ山ハ徐廣云ク衛山ナリ（復陸支。伊郎軒。ハ二人ノ王ノ名ナリ兩軍ハ大將軍ト驃騎將軍トナリ（任安不肯ハ驃騎將軍益スノ日ニ勢ヨロシケレバ大將軍ノ門下ノモノハ大將軍ノ方ヲ奔テ驃騎將軍ノ方ヘ來リ事ヲ唯任安ノミハ大將軍ノ方ニ舊來ノ如ク事ヘテ驃騎ノ方ニ來リ事ルヲ肯セズ節操アル人物ナリ任安ノ事ハ田叔ノ傳ノ後ニ詳ナリ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

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袁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賜ハ音塔鞠ハ音巨六反〇少言不泄ハ平生モノ言フコスクナクシテ機密ノ言ヲ泄サ

ズ(有氣敢任ハ何事モ決斷ガヨクテチシ切テ事ヲナス氣性ナリ(不省士ハ士ニ目
 ナカケテ引立ツルヤウナリヲセヌナリ省ハ恤視ナリ(大官ハ天子ノ食膳ヲ掌ルモ
 ノナリ(穿域ハ地ヲ穿テ蹋鞠ノ戯ヲ作ス場所ヲコシテヘルナリ蹋鞠ハ毛マワリヲ
 ケルヲナリ正義ニハ今ノ打毬也武士ノ材力ヲ知ルト云ハバ矢張り我邦ニアル打毬
 ノ如シ蹋ハ踐也履也鞠ハ毛マハリナリ皮ヲ以テ作り中ニ毛ヲ入レ實テシムト云フ
 (發屬國玄甲ハ前ニ云ヘル匈奴ヨリ降參セシモノヲ邊境ノ五郡ニ分ケ置キタル鐵
 ノ甲冑ヲ着セシ兵隊ヲクリ出シテ其葬儀ヲ警衛セシム我邦今日ノ儀仗兵ノ如キナ
 リ天子ノ深ク驃騎將軍ヲ愛シ惜ミ玉フヨリ特別ノ思召ニテハ斯クハセシナリ(爲
 冢像祁連山ハ驃騎將軍初メニ昆邪王ヲ祁連山ニテ破リテ降參サセタレバ此山ヲ
 墓地トシ且ツ其上ニ石ニテ馬ヤ人ノ像ヲ造リテ建テ其功ヲ旌表セシトゾ(幸其壯
 而將之ハ天子其子ノ嬪ヲ愛シテソノ壯年ニナルヲ待テ大將トスルヲ冀ヘリ幸ハ
 冀望スルナリ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
 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

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
 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
 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
 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
 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
 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
 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
 陽石公主奸。爲巫蠱。族滅。無後。

以大僕爲輕車將軍。八公孫賀武帝ノ八年ニ大僕ヲ以テ輕車將軍ヲ兼勤セリ大僕ハ
 九卿ノ一ツニテ天子ノ馬車ヲ掌ル天子ノ馭者ナリ

將軍李息。都邳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
 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購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大行ハモト秦ノ官ニテ賓客ヲ典ル官ナリ、周ノ大行人トハ少シク異ルニ似タリ景帝ノ時ニ大行令ト名ヲ更ム、其屬官ニ行人アリ、蠻夷ノ事ヲ掌シム（巫蠱ハ巫ハ女巫ナリ蠱ハ惑ナリ女巫宮中ニ往來シ厄難除ナリトテ椽ノ下ニ木ノ人形ヲ埋メシ事ヨリ大騷動ノ起リシヲアリ武帝ノ本記ニ詳ナリ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次公父隆云々ハ隆モ弓ヲ射ルニ達者ナレバ輕車將軍ノ部下ノ射手ナリシガ射術ニ精シキヲ以テ景帝ノ御側ニ出テ寵幸ヲ蒙ルマデニナレリ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購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家在大猶ノ家ハ冢ノ字ノ衍文ナリト程枝ノ說從フベシ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

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購為庶人。其後使通鳥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家在漢中ノ家モ家ノ字ノ誤リナリ前ノ二家ノ字ハ驃騎將軍ノ家ハ祁山ニ在ルヨ
リ波及セシナリト云フ

將軍趙食其。祿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被擄活反又ハ子外反初音誤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巫蠱ノ事起リシ時ニ太子ノ御殿ノ下タニ木ノ人形アルヲガアラワレテ其ヲ掘出ス
役ニ當リテ堀ラントシテ太子ニ殺サレタリ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

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以御見ハ馬ヲヨク馭スル術ニ長シタルヲ以テ天子ニ謁見シテソレヨリ宮中ニ祇
候スルヤウニナレリ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大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

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泥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入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母稱ハ天下ノ士大夫ガ大將軍ヲ稱譽セヌナリ(擇賢者ハ古ヘノ名將タチハ天下ノ賢者ヲ招キ技術アリ器量アルモノヲバ擇ンデ敬禮ヲ加ヘヨクアシラヘリ願クハ賢ヲ招キ士ヲ擇ブヲ勉メテイタサレヨトス、メシナリ(常切齒ハ天子常ニ魏其武安等ノ士ヲ招クヲ怒リ玉ヒテ齒ヲカミシメテハ立腹セリ故ニ余レハ士ヲ招クヲハ致サヌナリ(驃騎亦放ハ放フナリ大將軍ノ意ニ倣ヒテ賢ヲ擇ヒ士ヲ招クヲハ一切イタサヌナリ)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

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尤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泥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母稱八天下ノ士大夫ガ大將軍ヲ稱譽セヌナリ(擇賢者ハ古ヘノ名將タチハ天下ノ賢者ヲ招キ技倆アリ器量アルモノヲバ擇ンデ敬禮ヲ加ヘヨクアシテヘリ願クハ賢ヲ招キ士ヲ擇ブナリ勉メテイダサレヨトスハメシナリ)(常切齒ハ天子常ニ魏其武安等ノ士ヲ招クヲ怒リ玉ヒテ齒ヲカミシメテハ立腹セリ故ニ余レハ士ヲ招クハ致サヌナリ)(驃騎亦放ハ傲フナリ大將軍ノ意ニ傲ヒテ賢ヲ擇ヒ士ヲ招クハ一切イダサヌナリ)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

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

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率八罪ナリ(牧豕海上ハ牧ハ畜ナリ、齊ノ海上ノ邊陲ニテ牧畜セリ)(不能ハ不才ト同シ)建元ハ孝武ノ時ノ年號ナリ年ニ號アルハ此時ニ始マレリ(對策ハ策ハ簡ナリ、漢時ノ制ニ簡策ニ政治ノ得失ヲ書シ、士ヲシテ之ガ答ヲ作サシム、之ヲ對策ト云フ、今ノ試驗ナリ、策奏ハ奏ハ進ムナリ(恢奇ハ恢ハ大ヒナルナリ奇ハ尋常ナラザルナリ)(不重肉ハ節儉ニシテ肉ヲ一品アレバニタ品ト重子テ食ハザルナリ(開陳其端、端ハ事情ト云フガ如シ、(面折庭爭ハ面アタリ打ツケニ其非ヲクシヒテ朝廷ニ

テ直諫スルナリ争ノ字ハ諍ト同ジ、(察其行敦厚ハ面折庭争セス、内々ニ諫ムルハ、自己ノ強直ヲ術ハザルナリ、其心ノ如何ニモ厚キヲ賞スルナリ、(辯論有餘ソノ辯シ論ズル所十分餘リアルナリ、(縁飾ハ物ニフチテ付ル如クオマケテ付テ飾リツクロウナリ、(左内史主爵都尉ミナ官名ナリ、(先發之。ハマツ其事ヲ言ヒ出スナリ、(推其後ハ其論ヲ賛成スルナリ、(置滄海ハ滄海郡ト云フ郡ヲ新タニ設置スルナリ、(十策ハソノ利害ヲ論ジテ十ヶ條アリ、(釣名ハヨキ評判ヲ得ルナリ、(三歸ハ臺ノ名ト云フ説ヒ、マタ三人ノ婦ヲ娶ルト云フ説モアリ上卷ノ管仲傳ニ詳也、(擬ハナツラヘルナリ、(爲平津侯、平津郷ニ封ズルナリ、

弘爲人意忌。外寬内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尙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

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意思ハ、内心人ヲ忌ミソ子ムナリ(外寛内深、ハ外面ハ寛ナルガ如クナレバ、内心ハ殘酷ナルナリ)、(雖詳與善云云ハ表向ハ丁寧ニ交際シ仲ノ善キ如クニテ陰ニ人ヲ忌ミテ害セリカノ主父偃ヲ殺シ董仲舒ヲ逐ヒ出セシノ類ナリ)(脱粟之飯、ハ纒カニモミガヲ去リタルノミ、未ダ舂カザル玄米ナリ家爲所餘、得ル所ノ俸祿ヲアマサズ賓客ニ給セリ(塞責ハ丞相ノ責ヲ盡スナリ)(通道、中庸ニアル達道ナリ、天下ノ人ノ通ジ由ル所ノ路也(汗馬之勞、ハ馬ニ汗ヲカ、セテ働シ程ノ勞力也(過意、ハリヨウケンチガヒト云フ義ナリ(不足以稱才無クシテ位ニカナウホドノハタラキガ無キ也(負薪之病ハ采薪之憂ト同ジ、薪ヲ背負ヒテ疲レタル病氣ナリ臣下ノ君ニ對シテ卑下シテ云フ辭ナリ(先狗馬填溝壑ハ犬ヤ馬ヨリ先キニ死ノ身ヲホリヤ谷ヘ埋ムルナリ(乞骸骨ハ己レ仕ヘ居ル中ハ、我身ハ君ノ身也、故ニ其仕ヲ辭スルハ吾身ヲ君ヨリモライ返スナリ(守成尙文。遭遇右武。ハ守成ハ天下ノ平ギテ後ハ、文學ヲ尊ビ、亂離ニ出合フ時ハ、武畧ニ非ザレバ之ヲ定ムルヲ能ハズ故ニ武力ヲ尊ブ、右ハ上ナリ、尊ブナリ(未有易此者也ハ古ヨリ此守文右武ノ道ハ易ヘタル者アラザルナリト、(宿昔ハ、日夕ト云フガ如シ(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恙ハ憂ナリ、

已ハ念ルナリ、霜露寒涼ノ氣ニアタリタル輕キ病氣ナレバ、何トテナチラザルト云フコアラント、弘チ慰ムル言葉ナリ、(雜帛ハ種々ノ絹帛ナリ、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

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此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短長縱橫之術ハ戰國策ニ出ツ、カノ蘇秦張儀口ニ任セテ、此ヲ短トスレバ、彼ヲ長ト

シ、彼ヲ長トスレバ此ヲ短トスルノ策ナリ、(排擯ハ排ハオシノケル、擯ハシリゾケルナリ、(假貸無所得。ハ金ヲカラントスレバ之ヲ假シアタヘル者ナシ(莫足游者。ハ仕フルニ足ルベキ大名ナキナリ(資用乏ハ小遣ノ錢ガナクナレリ(司馬法ハ司馬穰苴ノ著セシ兵法ナリ即七書ノ一ツナリ(大凱、ハ凱ハ樂ナリ、敵ヲ撃チ勝テ勝下キヲ作り師ヲ還ス樂ナリ(蒐ハ音搜獵ハ音辭、皆獵ヲスルヲナリ(振旅治兵ハ軍兵ヲ訓練スルナリ古ヘハ軍ニ勝テ引アゲ歸ルヲ振旅ト云ヒ人數ヲ揃ヘテ操出スヲ治兵ト云リ(伏尸流血ハ多ク人ヲ殺傷シ尸骸ヲ伏セ血ヲ流スナリ(重行之兵ヲ動シ軍ヲ出スコトヲハバカルナリ(委積之守ハ物ヲ儲蓄スルコトナリ(遷徙鳥舉ハ鳥ガ一處ニ栖マザル如ク水草ヲ逐テ處ヲウツスヲ云フナリ(踵糧以行ハ、踵ハ、説文ニ追ナリ、孟子趙註ニ至ルト訓ズ、又接ナリ、繼ナリ、糧ヲ以テ運ビ行ナリ(蜚芻輓粟芻ハ藁ナリ、蜚ハ飛ト同ジ、藁ヲ運載スルナリ、輓ハ車ヲ引ナリ、糶車ニテ引キ運ビ行クナリ(長策ハ國家長久ノ策ニ非ルトナリ(地固澤鹹鹵ハ地味ノ鹹氣ガアリテ極々惡シキ地所ナリ鹹ハ、シハ、ユシト訓ズ、シホカラキナリ、鹵ハシホミズナリ、鹹鹵ハ澤國ニテ、五穀ノ生ゼヌノ地所ナリ(東甌瑯邪ハ甌ハ陞ナルベシ、瑯琊郡ハ齊國ニアル海ナリ、孟子ニ海ニ沿テ南ノ方瑯琊ニ至ラント云シハ是ナリ、(三十鍾而致一石、ハ鍾ハ六斛四斗ナリ、遠方ナル故ニ、多クノ糧食ヲオクリ

テモ、十分ノ一グラヒシカ達セヌナリ、此ハ其運送ノ費オビタマシキヲ云フ、(從之如搏影ハ從ハ追ナリ、之ヲ追ヒ捕エントスルトモ捕ヘ得ベカラザルコト、影ヲ捕エントシテ、能ハザルト同ジナリ、(程ハ課ナリ、督ハ視責ナリ、(甘心ハオモウヅンブン腹イセスルト云フコトナリ、(慮易、苦シキ事ニ懼ルト心ガ動キ易ルナリ、(外市ハ、利ヲ外國匈奴ニ求ムルナリ、(周書云々、此ノ周書ハ逸書ナリ、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具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

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天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孔墨魯子之賢ハ孔子墨翟魯參ミナ賢聖ナリ、陶朱猗頓、陶朱公猗頓トニテ皆富者ナリ、(棘矜ハ、棘ハ戈ナリ、矜ハ音勳、戈ノ柄ナリ、秦兵ヲ銷鑠セシカハ戰ヲスルニモ棘ナシ、因テ其柄ヲ以テ兵器トナスナリ、(從風ハ天下ノ人ミナ陳涉ノ風ニ從フナリ(資ハ、助トナスナリ(攘尺寸之地ハ攘ハ取ルナリ、纒ノ地オモ取リ得スト云フ事ナリ、(首惡而危海内、自ラ首唱者トナリテ反逆ヲ作シテ天下ヲ危フセントスルナリ、(不得旋踵、踵ハカ、トナリ踵ヲフリムケヌ間ナリ、早キヲ云フナリ(三體ハ、土崩瓦解ノ形勢ヲ云フナリ(問者ハ、此ノゴロト讀ム、(推數循理ハ天命常理ヲ推シ考ヘテ國家盛衰ノ如何ヲ知ルナリ、(觀萬化之原、原ハ根元ナリ、萬化世態

ノ種々ニ變化スルナリ、賢士ハヨク其根原ヲヨク見ヌキ知ルナリ(唯帳之私ハ婦女
 ナ愛スルナリ、(無宿愛宿ハ久ナリ、イツマデモ氣ニカ、ル心配ナキナリ(成康ハ、
 成王康王ナリ(湯武之名、不難倖ハ、倖ハ等ナリ、或湯周武ト其美名ヲ同シウシガタ
 カラザルナリ、(負辰、辰ハ谷ヲ畫ケル屏風ノ如キ物ヲ天子南面シテ立ツ時ニ背ノ
 方ニ立ツルモノナリ

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
 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
 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
 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
 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
 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篋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
 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

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
 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
 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
 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
 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
 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田儻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
 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
 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熨。畧。滅州。建城邑。深入匈奴。潘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六卿ハ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ナリ、(合從擊戰ハ、車ト車ト相ウチ合

フ車ノ多キヲ形容スルナリ、(介冑生蟻蟻ハ戰國ノ時分ハ甲ヤ冑ヲ着ツ、ケニノ脱グヲナク故ニヤ蟻蟻生ズルナリ介ハ甲ナリ(懇ハウツタヘルナリ(鍾虞ハ虞ハ、鍾ヲ懸ケルモノ也(尉佗屠睢ハ二人ノ名ナリ尉佗ヲ官名トスルハ恐クハ非ナラシ次ノ篇ニ南越王名ヲ尉佗ト云フハ別人カ猶後考ヲ俟ツ南挂於越ハ南ノ方ハ百越ニ關係スルナリ(不聊生ハ聊ハ安ナリ(宿兵云云ハ宿ハ留ルナリ(自經クビナクハナリ、(不可勝載ハ數ヘキレヌナリ舉陳ハ陳ニテ兵ヲ舉ケテ起リシナリ(橋箭ハ橋ハ矯ニ作ルベシ、箭ノ曲リヲタメ直スナリ(累弦ハ累ハ結ブナリ弓ノツルヲ結ブナリ(形東壤制ハ土地ノ形勢ヲ以テ、其人民ヲ束縛シ、自由勝手ヲスル事ノ出來ザル様ニ爲スナリ、(旁脅諸侯ハ人民ヲ束縛スルノミナラズ、其上ニ諸侯オモオビヤカスナリ、(不可稱諱ナホ諱ムヘカラスト云ガ如シ、

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黠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
 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
 外鎮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
 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
 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
 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
 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

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
 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
 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
 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
 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
 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
 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
 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
 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
 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
 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身不得遂。我一身ヲ榮達スルコト出來ズ。貧苦ニ陥ルナリ。五鼎云々ハ功名ヲ
 遂ク。身富貴ニナリ。五鼎ヲナラベテ食スルコト能ハズ。バ。イツソ五鼎ニ烹ラレテ。人
 ニ食ハレンノミトナリ。此レ主父偃憤激ノコト。ハナリ。日暮道遠云云ハ伍子胥ノ傳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父。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郷文學招俊人ハ天子文學ヲ興ス思召アレバ賢才ノ士ヲ招ケリ成書ニ俊父在官ト俊父ハ賢明ノ士ナリ(當路ハ樞要ノ位地ニ立ツナリ)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

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沒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而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大皇太后詔云云ハ孝平皇帝ノ元始中ニ、王后ノ下セル詔ナリ此以下ノ文ハ褚先生ノ補ヒ加ル所ナリトゾ) (以其奢泰修擬於君ハ三歸反玷ノ類ヲ指シテ云リ) (後聖不循ハ。聖ノ字ハ、世ニ作ル可シ、後世大禹ノ與宮惡服ノ儉勤ニ從ハザルナリ) (百寮之率ハ鵠ニ云ク率ハ表的ナリ通韻ニ云ク表的ナリ、百官ノ表準也) (直表ハ表ハ物ノ實軀也) (較然ハ明カナル貌) (減於制度ハ一定ノ規則ヨリモ、格式ヲ下ケテ事ヲ行フ) (賜告ハ休暇ヲ賜ハル也) (詣公車ハ公車ハ役所ノ名ナリ、尚書ハ官ノ名ナリ、後人此ノ詔ヲ付スルハ、弘ノ子孫マタ朝ニ仕フルヲ以テノ故ナリ) (鴻漸之翼。困於燕雀ハ、小人ニ困メラル、チ云フナリ) (大才ヲ伸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遠跡羊豕之間トハ、初メアル豕ヲ海上ニ牧スルコト云ヘリ、) (乂安ハ平安ナリ) (蒲輪ハ、蒲ヲ以テ車輪ヲツ、ミテ車ノ動搖シテ身軀ノ害センコト恐レテナリ、) (枚生ハ、枚乗ノ子ナリ、) (群臣嚮慕ハ、天子賢人ヲ求ムルノ心ヲシタヒ向フナリ) (芻牧ハ、藁ヲ下テ取テ牧畜スルナリ、) (版築飯牛ハ、傅說板築ヲ執テ役徒ニ混ジ、百里奚ハ牛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避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

尉官ナリ佗ハ名ナリ(楊越ハ楊州越州ナリ)以謫移民ハ罪アル者ヲ越ノ地ニ移

シ、其土人ト雜處セシムルナリ、(被佗書ハ被ハ加フル也、佗ニ書ヲ與ヘルナリ)以
其黨爲假守ハ尉佗ノ一味ノ黨類ノモノヲ以テ各所ノ郡ノ守令トセシナリ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祿。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

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侏自立爲帝。會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侏。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侏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侏孫胡爲南越王。

(割符ハ一ツヲ此ニ留メ一ツヲ彼ニ遣リ以テ封ズルナリ(關市鐵器ヲ闕下ノ下ニテ互市交易スルナリ闕下ハ天子ノ膝モトナリ(通使物ハ使ヲ通シ器物ヲ交易スルナリ(別異蠻夷ハ越ハ南方ニアリ蠻夷ナルヲ以テ別モノニスルナリ(賂遺閩越西甌駱云々ハ西甌ト云ハ東甌ニ別ツナリ賂モ越ナリ閩越諸屬國等ニ賂賂ヲ送リテ我ニ

附屬セシムルナリ(黃屋左纁ハ天子ノ車ニ付屬スル飾リナリ天子同様ノフルマイヲ爲スナリ(好時ハ地名ナリ(侏親在眞定云云ハ侏ハ眞定ノ人ナレバ父母ノ塚墓ハミナ眞定ニアルナリ一介ハ一个ト云フガ如シ一人ノ使者ヲ以テ漢へ報告スルナキナリ(閩越千人衆云云ハ閩越ノ諸國ノモノ其人數カ僅カ千人餘モアレバ直ニ王ト僭稱セリ(使入朝請ハ春入朝スルヲ朝ト云ヒ秋朝覲スルヲ請ト云フナリ

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入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臣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

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朔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

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殺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孤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能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

武往。二千入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入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讒臣不討賊。今呂嘉

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多)南越義守職約。ハ多ハ、重ズルナリ、漢天子ヨリ南越王ノ義ニ負カズ、蕃臣ノ職ヲ守テ約束ニ違ハサルヲ重ズルナリ(内諸侯ハ中夏ノ諸侯ナリ(風喻ハ入朝セン)トナ何ントナシニス、ムルナリ風ハ諷ナリ(説好語云云ハ漢ノ天子ノウマク云フ)トナ悦ビテウカトハ從ハレヌナリ(輔其缺ハ缺ハ闕ナリ、副使トナリテ、正使ノ辭足ラザルヲ補フナリ、缺ヲ決トシテ策ヲ決スルコト、為ス説ハ非ナリ(其使復私ハ今度ノ使者ノ安國少季ハ中夏ニテ后ト密通セシ)アレハ今度マタ再ビ私通ス(求内屬ハ漢ノ臣トナラントスルナリ(餘得自置ハ丞相内史中尉等ノ外ハ漢ノ命ヲ待ズ勝手ニ官ヲ置キ職ヲ申シ付ル)トナ許ス(飭治行裝ハ旅シタクテ用意スルナリ(重齎ハ、漢書ニ資ニ作ル路銀ヲ澤山所持メ旅ノ用意ヲ調ヘルナリ(有連ハ秦王ト姻戚ニ連ルナリ(介ハ特ム也)因ルナリ(以激怒使者ハ南越、漢ニ内屬セント欲スレト相嘉不便トスルニヨリ未ダ内屬スルヲ得ズト言ヒテ漢ノ使者ニ立腹サセントスルナリ(狐疑相杖ハ杖ハ持ツ也、漢使、即千終軍、魏臣二人ナリ此時ニ決斷スル)トガデキズ狐疑シテ事ヲ發セズ機會ヲ失ヘリ惜ムベキナリ(耳目非常云云ハ諸人ノソゾリ何トナク、常ニカハリテ身ノ上安カラス思フナリ(縱嘉以矛ハ呂嘉ヲ矛ニ撞キ殺

サントセシナリ。鑑ハ撞ナリ。鑑ノ解ハ吳王濞傳ニ出ヅ。解不可。ハ莊參ハツカ二千軍兵ニテハ事ヲ成スニ足ラザルヲ知ツテ辭退スルナリ。有王太后應ハ王太后ハモトハ漢ノ人ナレバ漢ニ内々ニテ應援セントスルノ意アリ。與使者亂ハカノ安國少李ト密通セシト云リ。虜賈云云ハ越ヨリ召シ連レシ人ヲ賣拂フテ僮僕トナシテ金ニスルナリ。開道給食ハ敵ヲ縱シテ自由ニ深入セシメ又十分ニ食糧ヲ給セシメ然後攻メテ打盡サントスルナリ。函封ハ函ニ入レテ封印スルナリ。設辭ハ設ハ慢ナリ不敬ナル言語ナリ。軍鋒之冠ハ莊參ガ二千ノ兵ヲ以テスルモ辭シタルニ千秋ハ僅カニ二百人ヲ以テ敵ニ向ヒタルハ勇者ニ非ザレバ能ハズ因テホメテ軍鋒ノ冠ト云ヒシナリ。樓船ハ大船ノ上ニ樓アル故ニ樓船ト云ヘリ。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

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有王太后應ハ王太后ハ中國ノ人ニシテ漢ニ内屬セント欲スル心アリ内々ニテ應援ヲ爲セリ) 戈船ハ戈ヲ船ノ底ニツケ置クナリ此ハ越ノ人ハ水ニ馴レ居ル故ニ水中ニ入テ船底ヲ害ス又蛟龍ノ害モアレバナリ (巴蜀罪人云云ハ罪人ヲ兵隊ニ用ユルナリ) 已ニ越王句踐モ吳ヲ敗リシ時ニ罪人ヲ用ヒタリ此外漢ニテ囚徒ヲ用ヒシコト澤山アリ (復縱令相招云云ハ降者ヲマタ還ラシメテ更ラニ他ノ人ヲ勸メテ降ラシムルナリ) (黎旦ハ夜ノ明ケガタナリ) 索隱ニ云ク黎ハ黒也天未明而尙黒也漢書ニ遲明ニ作リ遲ハ待ナリ夜ノ明ルヲ待ツナリ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及越揭陽令定。及八與下同。定ハ令ノ名ナリ。自定ハ自ハ由ナリ。揭陽ノ令定ニタヨルナリ)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隆慮離溼疫ハ高后ノ時隆慮侯周竈ヲ遣シ之ヲ攻メケル時ニ兵士暑溼ニテ疫ニカ
ハリテ嶺ヲ踰ルル能ハザリシ離ハ罹ナリカハル也。樓船從欲ハ楊僕樓船將軍也ト
自ラ便處ヲ擇デ東南面ニ居リシヲ云フ(怠傲ハ上ニ云ヘル自ラ便處ヲ擇ガ如キハ
怠傲也)失惑ハ楊僕南越ノ兵ヲシテ己レニクダラシメズン伏波ニ降ラシムルヤウ

ニナシタルハ計ノ拙ナキ也故ニ失惑ト云フ(伏波困窮云々ハ西北面不便ノ地ニ在
テ苦戰セシヲ云フ(糾墨ハ墨ハ纏ト通ズ前篇ノ賈生鵬鳥賦ニ見ユ纏ハ三スチノ絲
ニテナヘル纏也禍福ノ常ナキハ忽チ福ト思ヘハ忽チ禍トナル喩ヘハ三筋ノ絲ニテ
ナヘル纏ノ如ク表トナレバ裏ト也裏ヲトナレバ表トナルガ如キ也(此論贊ハ他ノ
篇ト異ナリテ四言ニ韻ヲ押シ甚タ奇也後人ノ銘ノ體ニ似タリ茅鹿門モ亦言ヘリ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

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弄之且秦舉咸陽而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求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踵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孫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陽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

(弗王ハ無諸繇等ヲ王トシ見ザルナリ) (舉高帝之越功ハ漢ノ高祖ヲ佐ケタルノ功ヲ追論スルナリ) (欲從閩越ハ吳王等閩越ヲ一味ニ引キ入レントセシナリ) (受漢購ハ漢ニテ吳王ヲ殺サバ褒美トシ金ヲ與ヘント云ヘバ其通リニシテ其金ヲ受ケタリ) (棄不屬ハ度外ニステ置キ中國ノ者トハ見ザリシナリ) (何乃越也ハドウシテ越ノミデアラウゾ棄テ屬セサリシ國ハイクラモ有リシナリ) (虎符ハ兵符ナリ虎符ヲ發スルトキハ兵ヲ出スナリ) (欲距不爲云云ハ距ハ拒ナリ漢ノ兵符ヲ信ゼズシテ兵ヲ出サザラントセシナリ) (大行ハ大行人ナリ大行人ハ全權公使ナリ大農ハ大司農ナリ大藏卿ナリ) (喻意指ハ指ハ旨ナリ天子ノ思召ヲヨク申シ聞ケテ諭スナリ) (以海風波爲解ハ海上風波ノ危険ナルヲ言ハケシテ人數ヲサシ出サヌナリ) (不能矯其衆持正ハ吾家臣ノモノ、不正ヲ矯メ直シテ制馭スルヲ能ハザルナリ)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驪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爲忘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濶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懷絡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嬰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果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聞樓船請誅之ハ樓船將軍楊僕ガ上書シテ兵ヲ引テ東越ヲ擊ント請ヒシトアルヲ
 聞出セシナリ(却就便處云云ハ兵ヲ退ケテ進退ニ便利ノヨキ處ヲ見テ居ルナリ
 アマリ臆病ノ仕方ナレバ皆ナ罪ヲ得テ誅セラレタリ却ハ退ナリ(樓船將軍率云々
 ハ率ハ卒ナリ錢唐轅絡古ハ錢唐ト云フ處ノ轅姓絡古名ト云フモノガ徇北將軍ヲ斬
 リタルガ此絡古ハ樓船將軍ノ部下ノ卒ナリ(儻幸得脱ハ儻ハ或ハ然ルノ辭ナリ早
 ク降參セバモシクハ幸ニシテ殺サル、トチ免レントナリ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
 歷數代。常爲君主。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殺。其
 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
 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至大逆ハ反逆ヲ爲セシテ云リ禹之餘烈ハ(越王句踐ハ其先祖ハ禹王ノ遠孫ナレバ
 禹王ノ餘烈ニヨレルカ)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
 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

故塞。至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
 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
 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
 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
 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

(畧屬真番朝鮮ハ戰國ノ時ニ當テ真番朝鮮ナゾト云フ國ヲ攻畧シテ屬國トナスナ
 リ(徼ハ塞ナリ(亡命ハ人別帳ヲ脱カレテカケ落チスルヲナリ(魑結ハ夷狄ノ風ハ
 髮ヲ被ムルノヲ頭髮ヲグルノト結ビテ髻ヲ一撮ト爲シテ其形チ椎ニ似タリ魑音
 椎結音計也前篇ノ陸賈ノ傳ニ出ツ(擁閼ハ擁ハ壅ト通ス壅蔽ト同シ(未嘗入見ハ滿
 入朝シテ天子ニ謁見セザルナリ)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海上。臨

泚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泚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泚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泚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

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吹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吹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濼清侯。陰爲菽苴侯。吹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吹ハ音協ナリ。濼ハ音稷ナリ。菽ハ音秋ナリ。苴ハ音子餘反ナリ。坐。法斬ハ敗軍ノ罪ハ軍法ニテ斬ニアタルナリ。兩將ハ樓船將軍楊僕ト左將軍荀彘トナリ。侍中幸ハ宮中ニアル時ハ天子ニ寵幸サレタリ。將燕代卒。悍云云ハ燕代二國ノ兵卒ヲ引キツレ

タルガ此引率セシ兵卒ハ慄悍ナリ。求間郤ハ朝鮮ノスキマヲ見付テ説テ降參セシメントセリ。郤ハ隙ナリ。チリチ見ルナリ。兩將不相能ハ兩人ノ大將ノ仲ガヨロシカラサルナリ。左將軍心意ハ意ハ疑ヒ憶フナリ。求間隙ハオリチ見テト云フ事。割決ハ割ハ音專、專ナリ。荀子好割行トアリ。乖異ハ乖ハソムクナリ。氣ノ合ハ又ナリ。朝鮮相路人云云凡ソ四人ノ名ナリ。降相路人云云路人前ニ漢ニ降ル故ニ降相路人ト云フ。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右渠負固ハ右渠自國ノ要害堅固ナルヲ特ミテ國ヲ亡シ先祖ノ祀ヲ絶テリ。爲兵發首ハ涉河ガ石渠ヲ伐テ戰ヲ首ルノ發起人ナリ。將狹ハ、ソノ兵卒狹少ナルナリ。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榆。名爲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

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濳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毋都最大。自濳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再馳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再馳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滇ハ音頰ナリ(襟ハ音葉ナリ)嵩ハ音髓ナリ)笮ハ音昨ナリ、馳ハ音亡江反(音其畧反)頰ハ音案ナリ)棘音ハ蒲北反ナリ(什八十也)十人ナリト云リ(夜郎靡莫滇功都檉檉等ミ)ナ國ノ名ナリ(編髮ハ西南夷ノ風俗ニテ頭髮ヲ編メ)リ(隨畜遷徙ハ鳥獸ノ多ク居ル所)口ノト移リテ住居シテ常ニ定マル所ナシ(土着ハ常ニ住居スル土地ヲ定メテ

居ルナリ(循江上ハ川上ニ線ヒテ行クナリ)常頰畧通五尺道ハ常頰ト云フ人ガ險阻ノ處ヲ人ノ通行ノデキルヤウニ五尺バカリノ道路ヲ切リ開ケリ(故徼ハ故塞ナリ)僂僂ハ僂ノ國ノ僂僕ナリ髦牛ハ毛ノ長キ牛ナリ(正字通ニ牛長髦者爲髦牛トアリ)又ハ髦國ノ名也髦ノ國ノ牛トモ爲セリ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犍牯。犍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犍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犍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

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繪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犍為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

(番禺ノ番正義ニ音婆トセリ拘音響ナリ身毒ノ身ハ音乾ナリ蜀拘音ハ拘杞ニテ製造セシ響ナリ蜀ニテ珍味トセリ愚諸家ノ注チ案スルニ我邦ニアル所ノ拘杞トハ異ナルニ似タリ我邦ニテ村家ノ墻籬ノ間ニアル拘杞ハ其椹ハ眞赤ニシテ甘シ且ツ少シモ香氣ナシ其葉小シモ桑ニ似ズ桑ノ椹ヨリ小サシ其色黒ク其味酸ク又辛シト云フモノト犬ニ異レリ(食重ハ糧食ト輻重トナリ(戍轉相饑云云ハ番兵ヲ他ニ移轉サスルニ付テ兵糧ヲ送レドモ道ガ通ゼヌヨリ士卒罷疲シテ餓ニ迫リ其上ニ濕氣ヲ受ケテ死スルモノ甚タ多シ饑ハ兵糧ヲ送ルコトナリ(葆就ハ葆ハ堡ト通ズ堡障ヲ爲リテ之ヲ守ルナリ(身毒國ハ天竺國ナリ又ハ乾毒捐毒ニモ作レリ畢竟譯音ノ異ルナリ

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問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

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繫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卽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犍牂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卽君并殺犍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卬都爲越巂郡。犍都爲沈犁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天子注意ハ天子モ彼ノ國ヲ手ナツケントノ思召スナリ(蘭君恐遠行勞國云云ハ蘭

君カ漢ノ軍兵ト出テ行キテ後ニテ其國ノ空虛ヲツケテ近傍ノ小國カ寇シ來テ老人ヤ小供等ヲ劫シ物ヲ掠メ取り亂暴ヲ作スモ知レズト心配セリ(請臣置吏ハ降參シテ藩臣トナリ漢ヨリ役員ヲサシ出シテ置レントナ上ニ願ヘリ(始首善ハ滇王ハ最初ヨリ善キ心掛ニテ漢ニ歸依スルノ意アリシナリ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尙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卬竹。西夷後。掇。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在周爲文王師ハ楚ノ祖先靈能ハ文王ノ師トナレリ(南夷端見枸醬南夷ヲ制シ漢ノ屬國トナシタルソノ一本ハ唐蒙ノ枸杞ノ醬ヲ飲ミシヨリ其ノ出所ヲ聞キタダセシニ由ルナリ(大夏杖功竹ハ大夏國ニテ功杖竹ヲ見テ其國アルヲ知ルナリ(掇ハ音翦剽音足妙反分割ナリ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

賞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
 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
 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
 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卞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
 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卞令繆爲恭
 敬日往朝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卞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
 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
 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卞令不敢嘗食
 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卞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相如之臨卞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

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
 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
 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
 臨卞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
 卞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
 犢鼻禪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
 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
 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
 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

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學擊劍ハ、師古云ク、劍ヲ以テ遙ニ擊テ之ニ中ツルナリ、斬刺スルニ非スト、然レハ我邦ノ劍術トハ大ニ異レリ、(以質爲郎ハ、家ノ財ヲ上ニ差シ出シテ郎ト爲ルナリ獻金スルヲナリ、(來過我ハ、相如ニ告グテ我方ニ來リ過訪セヨト云シナリ、(繆爲恭敬ハ、繆ハ詐ルナリ、臨叩ハ富家ノ多キ所ナレバ、其縣令ガ詐テ相如ヲ敬ヒ尊ミテ、富人ニ見セビラカスナリ、(爲具召之ハ酒食ノ用意ヲシテ、相如ヲ招請スルナリ、(謁司馬長卿ハ謁ハ請フナリ、(不得已疆往ハ、相如病氣ニテ至テ迷惑ナレドモ參ルトノ容子ヲ衆人ニ見セシナリ、(一坐盡傾クハ一坐ノモノガ相如ノ風采ヲ見テ心ヲ傾ケタリ、(奏琴云云ハ臨叩ノ令ガ琴ヲ出シテ相如ニ向ヒ一曲ヲ奏セヨトス、メシナリ、(一再行ハ一二曲バカリ奏セシナリ、(新寡ハ近ゴロヤモメニナリシナリ、(以琴心挑之ハ、琴中ノ音ヲ以テ挑ミ動カスナリ、(儻ニ云ク聲音ハ以テ微ニ通ズレバ、琴ニテ人ノ精神ヲ相感召セシムルナリ、楊慎云ク、此女文君ト稱スレバ必ズ

詞賦ヲモ好ミシナラン、唯ニ琴ノミニハアラザルベシト、甚ダ都ハ儻ニ都ハ開美ノ稱ナリト云フ、(恐不得當ハ父母ニ告ゲテモ夫婦トナルコトハ六ヶ敷カラント心配セリ、當ハ配耦ナリ、(重賜文君侍者云云ハ、相如手厚ク文君ノコシモトノ女中ニ物ヲクレテ、文君ノ方ヘ宜敷タノムト慇懃ノ情ヲ通ジタリ、(與馳歸ハ文君トトモニツレ立テ成都ニ馳セ歸レリ、(家居徒四壁立ッハ、司馬相如ノ家ハ至テ貧窮ニシテ、四方ノ壁ノミ立テアルバカリ、何ニモ外ニハ一物モ所藏スルナレ、漢書ニ居ノ字ナシ、(第八且ナリ、俱如ハ、トモニツレ立テ往クナリ、如ハ往ナリ、(酤酒ハ酒ヲ賣ルナリ、(當鑪ノ鑪ヲ漢書ニハ盧ニ作ル、同音假借スルカ、注ニ曰ク、師古云ク、酒ヲ賣ルノ處ハ、土ヲ累子テ盧ト爲シ、以テ瓮ヲ置ク處ナリ、俗ノ學者ミナ當盧ヲ酒ヲ温ル火盧ニ對スルト謂フ、ハ其義ヲ失フト云リ、(自著犢鼻褌ハ自分デモフンドシ一ツニナリテ酒器ヲ濯フテ働クナリ犢鼻ハ小牛ノ鼻ト云フ字ニテ臍ノ事ナリ褌ノカタチハ我邦ノ太キ股引ノ如クニテ臍ヲカクスマデニ至ルナリ、(滌器ハ酒ノ道具ヲ洗フナリ、(庸保ハ庸ハ傭人ニテ日雇カセキノモノナリ、保ハ庸人ヲ引キ受クル人ナリ、(非財也ハ財ノ不足ナルニハアラザルナリ、(倦游ハ是レマデ游學セシニアキタルナリ、(嫁時衣被財物ハ嫁ニナル時ノハレギノ衣裳被衾財物ナリ、(狗監ハ、天子ノ獵ヲスル時ニ用ユル犬ヲアツカリ居ル官ナリ、(筆札ハ筆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揜兔。射麋。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

上紙トナリシカシ此時代ニハマダ紙ハナシ木簡ヲ薄クシテ小サナルモノニカケリ
筆ハ秦ノ時蒙恬カ作リテ已ニ世ニアルナリ

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絳色炫燿。照爛龍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城玳玄厲。瑛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窿。昌蒲。江離。麋蕪。諸蔗。博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溼則生藏蓂。葦葭。葭。東。薔。雕。胡。蓮。藕。菰。蘆。菴。藎。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榭。柎。豫章。桂。椒。木蘭。藥。離朱楊。檉。桐。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蠿。蜺。鷓。雞。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狸。狔。兕。象。野。犀。窮。奇。殫。延。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離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擘之

雕弓。右夏服之。之勁箭。陽子駿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
 狡獸。麟。叩。叩。楚。距。虛。軼。野馬。而轉。駒。駘。乘。遺。風。而射。遊。騏。儻
 中。淒。冽。靈。動。燦。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胷。達。腋。
 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翺。翔
 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徂。受。訕。殫
 睹。祓。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掄。紵。縞。襪。織。羅。縑。霧
 縠。髮。積。縑。縐。紆。徐。委。曲。鬱。繞。豁。谷。粉。粉。袿。袿。揚。袍。卽。削。蜚。織
 巫。髻。扶。輿。猗。靡。噲。呬。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葢
 蕤。繆。繞。玉。綬。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於是。乃。相。與。獠。於。蕙
 圃。嬰。珊。勃。窳。上。金。隄。揜。翡翠。射。鷓。鴒。微。僧。出。織。繳。施。弋。白。鷓
 連。駕。鵝。雙。鷄。下。玄。鶴。加。怠。而。後。發。遊。於。清。池。浮。文。鷄。揚。桂。柁
 張。翠。帷。建。羽。蓋。罔。瑤。瑁。釣。紫。貝。搥。金。鼓。吹。鳴。籟。樹。人。歌。聲。流
 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

騎就隊。繩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
 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
 而不下輿。時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
 默然無以應僕。

子虛ハ虚言ナリ楚ノ爲メニ楚ノ事ヲ盛ニ稱美セシ言ヲ述ブ(詫鳥有先生ハ詫ハ誇
 誕ナリ、鳥有ハ鳥ンゾ此先生アテントナリ、(出田ハ田ハ獵ナリ、(虚藉ハ、此三人
 ノ辭ニ假託スルナリ、(亡是公ハ、是ノ公ハ亡キナリ、(列卒滿澤ハ兵隊ガ澤中ニ充
 滿セルナリ(采音也彌山ハ果岡ヲ山中ニ引キマハシテ殘ル所ナクユキワタリタ
 ルナリ采ハ鬼ヲト、揜音也兔ヲ取ルコナリ説文自關以東謂取日揜揚子法言ニ索取也
 又ハ掩ト同シトス(麟音鹿ハ鹿ヲ車ノ輪ニテ引キクシクナリ麟ハ師古云ク謂車輪
 轆之也(脚麟ハ脚ハ漢書ニ格ニ作ル注ニ特ニ其脚ヲ引クナリ麟ノ脚ヲ押ヘ引ハル
 コナリ(鷺ハ馬ニテカケマワルナリ(割鮮染輪ハ鮮ハ牲ナリ牲ヲ割テソノ血ガ車
 ノ輪ヲ染ムルコナリ(射中獲多ハ弓ヲ射レハ矢ノ中ルコト多ク獸ヲ獵ルコト多キナリ
 (宿衛ハ御殿ニトノイナスルコナリ(唯々ハヘイノト承知セルナリ(覽有無ハ見
 渡ス處限リナク渺茫ト人物ノカタチガハツキリトワカテヌコナリ如何ニモ廣キ
 ナ形容セリ(鳥足以言其外澤乎ハ後國ノワツカノ一隅ヲ見ルノミナレバドウシ

ラズ、(蠖音延延音)ハ、大獸ニテ狸ニ似テ長サ百尋アリト云フ、(羆五子羆音頭又ハ、羆反ハ狸ニ似テ大ナリ、豺ハ野犬ナリ、狐ニ似テ小ナリト云フ、兕ハ狀チ水牛ノ如シ、案スルニ、漢書ニ兕象野犀窮奇犴旋ノ八字ナシ、前三蠖延ノ字アレハ重復ス、漢書ニ從テ、是二句ハ削除スヘシ、(專諸ハ吳ノ人ニテ吳王僚ヲ刺セシ勇士ナリ前篇ノ刺客傳ニ詳ニ出ヅ、)手格ハ手ニテ打チ殺スコトナリ、(駕馴音駁音之馴音ハ、馴ハ擾ナリ、駁ハ馬ノ如クニシテ、白身黒尾ニテ一角アリ、牙ハ鋸ノ如ク、虎豹ヲ食ヘリ之ヲ能ク馴シテ、之ニ駕ツテ馴馬ニ當ツルナリ)乘彫玉之輿ハ、玉ヲ彫鑿シテ、飾リシ乗物ニ乗ルナリ、(麻魚須音也之棧音旗ハ、海魚ノ鬚ヲ以テ、旛旌ヲ作り、之ヲ風ニ靡カシテ、獸ヲ逐テ驅馳スルナリ、棧旗ハ魚鬚ニテ作ル旗柄ナリ、即曲旃リ、郭璞曰ク通帛作旃トアリ、)明月之珠旗ハ明月ノ珠ヲ以テ旗ヲ飾リ付ルナリ、(干將之雄戟ハ、古ノ鍛冶ノ名人ノ干將ノ造リシ戟ナリ)烏嗶之雕弓ハ、黃帝龍ニ乘リ天ニ上ル時ニ群臣上ルコトヲ得ズ、黃帝弓ヲ墮ス、群臣弓ヲ抱テ號ビシコトアリ、因テ弓ヲ烏號ト名クト云フ又ハ烏號ハ弓材ノ名トス、古史考風俗通ニ亦然リ、(夏服之勁箭ハ、夏ハ夏ノ羿ニテ弓ノ名人ナリ、服ハ服ナリエヒヲナリ、勁箭ハツヨキ長キ矢ナリ)陽子ハ、伯樂ナリ、孫陽字ハ伯樂也云フ、秦ノ繆公ニ事ヘシ、馭者ノ名人ナリ、(織阿ハ、郭璞云ク、古ノ善ク御スル者ナリト、此說之ヲ得タリ、諸說紛々タレト、從フベカラス、)案節未舒ハ轡ヲサヘテ行カサルナリ、師古云、案節

ハ、節ヲ弭ルナリ、未舒ハ、馬ノ足ヲ展ベテ、驅馳セザルナリト、(轡音叩音々音蹠音距音虛ハ叩々ハ漢書ニ留々ニ作ル、其形チ馬ノ如シ、色ノ青キ獸ナリ、)距虛ハ、蹠ニ似テ形チ小ナリト云フ張揖ノ說アリ郭璞云ク、距虛ハ即チ叩々ニテ一物ナリ、是レハ文ヲ變ジテ、互ヒニ言シナリト、此說是ナリ、穆天子ノ傳ニ曰ク、叩々距虛ハ、日ニ走ル五百里トアリ、然レバ形チ少シク異ナルニ似タリ、(軼野馬ハ軼ハ過ナリ、疾ク馳スルチ云フ、野馬ハ馬ニ似テ小ナリト)轉音陶音餘音塗ハ張揖云ク北海ノ内ニ獸アリ形チ馬ノ如シ、駒餘ト名ツクト、轉ハ車軸ノ頭ナリ、(遺風ハ千里ヲ走ル馬ナリ、秦ノ始皇ノ乘リシ馬ノ名ナリ)游騏音騑音ハ、馬ノ如クニシテ一角アルモノヲ山騏ト云ヒ、角アラザルモノヲ游騏ト云フ、騏ハ麒麟ノ騏ニアラス、(僞音六音反音式音及ハ漢書ニ倏音眇音ニ作ル、漢書七訓音力音反音漢書ノミナ疾キ貌ナリ)標音至音ハ火ノ飛ヒテ至ルガ如ク疾キチ云リ、(中必決眇ハ發スル矢ガ獸ノ目ニ中リテ、目ヲ決クルナリ、射ノ精シキチ云ヘリ、眇ハ皆リナリ、)洞胸達腋ハ、射ル矢ガ左ノ胸ヲ洞シ貫ヌキテ、右ノ腋ニ至ルナリ、(獲如雨獸ハ、獵リニテ獸ヲ獲ル多キコトハ、天ヨリ獸ヲ雨スガ如シトナリ、)弭節斐回ハ、斐回ハ、漢書ニ、徘徊ニ作ル、節ハ、郭璞云ク、今ノ信節ナリ、弭ハ低ル如クナリト、(容與ハ、ユツタリシテ自得ノ貌ナリ)微音徂音受音訓音ハ獸ミナ逐マワサレテ、ツカレ倦ミタルチサヘギリテ之ヲ捕ヘ、獸ノ力ノ盡キタルチサヘ取ルナリ、微ハ、遮ルナリ要スルナリ、徂ハ、疲レ極也、訓ハ

盡ルナリ(鄭女ハ、鄭ハヨキ女ノ出ル國ナル故ニ鄭女ト云フ、(曼姬ハキメコマカニ肌ノウツクシキ婦人ヲ云フ、姫ハ婦人ノ總稱ナリ(阿錫ハ、張揖云ク、阿ハ細キ縵ナリ、錫ハ細キ布ナリ、(掄音與、紵縵ハ、張揖云ク、掄ハ引クナリ、紵ハ縵ナリ、縵ハ鮮支也、今ノ素ナリト、(縵ハ雜ナリ(霧縠ハ、縠ノ細ク輕靡ニシテ、霧ノ如キヲ頭ニカブリ垂ル、ナリ(縠音縠、縠音縠、古ノ皮弁素積ノ類ナリト云フ、縠縠ハ、縮瑟トテ、縮ミヒダアルナリ(縠音縠、縠音縠、身ニ付ケル衣裳ノ美麗ニシテ、タチヤガナルヲ云フ(粉粉袿袿ハ衣ノ長キ貌チナリ(揚施卹削ハ上ハ衣ノ廣クアガリ、下ハ裳ヲ長ク引クナリ、又袍ハ衣ノ袖ナリト云フ、卹削ハ舊解ニ裁制ノ貌ト云フ風采ノヨキヲ云ルカ、漢書ニ卹戌ニ作ル(袿縠音縠、縠音縠、交反漢書ニ縠ヲ縠ニ作ル、袿衣ノ長帶ナリト云フ、縠ハ燕尾ノ屬ニテ、皆衣ノ上ノ假リノ飾ナリ、(扶輿、倚靡ハ鄭女ガ乘リモノニテソバノモノニ助ケラレタ容子ノヨキヲ云ヘリ(嗚呼反、萃音萃、萃ハ嗚呼ハ衣裳ヲ張り起スナリ、萃音萃、萃音萃、衣裳ノ鳴ル聲ナリ(下摩蘭蕙ハ、垂髻ヲ云フナリ、上拂羽蓋ハ飛襪ヲ云フナリ(錯翡翠之葳蕤ハ翡翠ハ川セミナリ、川セミノ羽ノ色ノ美シキ飾ヲ雜ヘルナリ(縵音縵、縵音縵、玉綬ハ、鄭女玉ヲ以テ綬ヲ飾リ身ニ纏ヒ結フナリ(縵音縵、縵音縵、忽忽云云ハ、鄭女ノ容飾ノ奇麗ニシテ、世ニ稀ナルト、神仙ニ彷彿タルガ如シトナリ、戰國策ニ曰ク、鄭ノ美女、粉白黛黑ニシテ、鬢ニ立テバ、知ラザルモノ之ヲ神仙ト云フト、コレニ基ツケリ(猓ハ、猓ナリ、爾雅ニ云

ク宵ル猓スルヲ猓ト云フト、彷彿ハ、髣髴ナリハ、サモヨク似テマギラハシキコトナリ、(嬰音瑠、瑠音瑠、瑠音瑠、匍匐ナリ又ハ行ク緩キ貌トス(翡翠ハ、カワセミナリ、格物論ニ云ク、翡翠ハ形小ニシテ握ニ盈タズ、一種ニシテ二色アリ、翡ハ赤キ羽ナリ、翠ハ青キ羽ナリ、握ハ一トニギリナリ(縵音縵、縵音縵、鳥ノ名ナリ(短矢ナリ(縵音縵、縵音縵、ハ生糸ニテヨリシ縵ナリ、師古曰ク、縵ヲ以テ短ニ係ケ、仰ヒテ高ク飛ズ鳥ヲ縵ル、之ヲ戈射ト云フ(文編音五、水鳥ナリ、淮南子ニ曰ク、龍舟鶴首ハ、天子ノ石ス舟ノ頭ニ、鶴ノ像ヲ畫クナリ、(桂棹音、棹ヲ以テ旗ヲ作り船ノ上ニ建ツルナリ、翠帷ハ翠色ノ帷ナリ(羽蓋ハ種々ノ羽ニテ作りシ蓋ナリ、(紫貝ハ水中ノ介蟲ナリ、古ハハ貝ヲ以テ貨トナス(推音、推音、撞ナリ(籟ハ簫ナリ(榜音、榜音、人歌ハ榜人ハ船長ナリ、師古曰ク、倡聲ヲ主ドリテ歌フモノナリ(聲流喝ハ音、聲流喝ハ音、大ナリ、沸ハ魚躍躍リテ濤波起ルナリ(礪音、礪音、石相擊ハ礪石ハ石ヲ轉ズルナリ(礪音、礪音、反ハ石ヲ轉ズル聲ガゴロゴロト鳴ルナリ(猓音、猓音、石ハ獵者ナリ(縵音、縵音、平流云云ハ皆多人數ニテ群リ行クノ貌チ也(泊乎云云ハ皆安靜ノ意ナリ(芍藥之和ハ、芍藥ハ、藥草ノ名ナリ、師古曰ク、其ノ根ハ五臟ヲ和スルヲ主ドル、又芍藥ヲ避クル故、之ヲ蘭桂五味ニ合セ以テ諸食ヲ助ケ、因芍藥ノ和ヲ呼ビテ芍藥トス、(同、制輪碎肉反、其肉ヲ切リ制キテ其ノ藥ヲ車ノ輪ニ染ムルヲ云フ、(芍藥酒也ナリ

盡ルナリ(鄭女ハ、鄭ハヨキ女ノ出ル國ナル故ニ鄭女ト云フ、(曼姬ハキメコマカニ肌ノウツクシキ婦人ヲ云フ、姬ハ婦人ノ總稱ナリ(阿錫ハ、張揖云ク、阿ハ細キ縵ナリ、錫ハ細キ布ナリ、(揄音縵ハ、張揖云ク、揄ハ引クナリ、紵ハ縵音紵ナリ、縵ハ鮮支也、今ノ素ナリト、(襍ハ雜ナリ(霧縠ハ、縠ノ細ク輕靡ニシテ、霧ノ如キチ頭ニカブリ垂ル、ナリ(駿音縠ハ、古ノ皮弁素積ノ類ナリト云フ、塞縠ハ、縮盛トテ、縮ミヒダアルナリ(鬱音縠ハ、身ニ付ケル衣裳ノ美麗ニシテタチヤガナルヲ云フ(粉粉袿音袿ハ衣ノ長キ貌チナリ(揚施音衾ハ上ハ衣ノ廣クアガリ、下ハ裳ヲ長ク引クナリ、又衾ハ衣ノ袖ナリト云フ、衾削ハ舊解ニ裁制ノ貌ト云フ風采ノヨキヲ云ルカ、漢書ニ衾戌ニ作ル(鞞音鞞ハ、漢書ニ縠音縠ニ作ル、袿衣ノ長帶ナリト云フ鞞ハ燕尾ノ屬ニテ、皆衣ノ上ノ假リノ飾ナリ、(扶輿音鞞ハ鄭女ガ乘リモノニテソバノモノニ助ケラレタ容子ノヨキヲ云ヘリ(陰音鞞ハ、垂髻ヲ云フナリ、上拂音蓋ハ飛襜音襜ヲ云フナリ(錯音翠之葳蕤ハ、翡翠ハ川セミナリ、川セミノ羽ノ色ノ美シキ飾ヲ雜ヘルナリ(縵音縵玉綬ハ、鄭女玉ヲ以テ綬ヲ飾リ身ニ纏ヒ結フナリ(縵音忽忽云云ハ、鄭女ノ容飾ノ奇麗ニシテ、世ニ稀ナルヲ、神仙ニ彷彿タルガ如シトナリ、戰國策ニ曰ク、鄭ノ美女、粉白黛黑ニシテ、嚮ニ立テバ、知ラザルモノ之ヲ神仙ト云フト、コレニ基ツケリ(猿ハ、獵ナリ、爾雅ニ云

ク宵音獵スルヲ猿ト云フト、彷彿ハ、鬚鬚ナリハ、サモヨク似テマギラハシキコナリ、(鑿音鑿安反音空音空反)匍匐音匍匐ナリ又ハ行ク緩キ貌トス(翡翠ハ、カワセミナリ、格物論ニ云ク、翡翠ハ形小ニシテ握ニ盈タズ、一種ニシテ二色アリ、翡翠ハ赤キ羽ナリ、翠ハ青キ羽ナリ、握ハ一トニギリナリ(鵲音鵲鳥ノ名ナリ(短音短矢ナリ(繳音繳ハ生糸ニテヨリシ音繳ナリ、師古曰ク、繳ヲ以テ短ニ係ケ、仰ヒテ高ク飛ブ鳥ヲ射ル、之ヲ文射ト云フ(文音鳥音鳥ハ、水鳥ナリ、淮南子ニ曰ク、龍舟音鷁首ハ、天子ノ召ス舟ノ頭ニ、鷁ノ像チヲ畫クナリ、(桂音櫂ハ、羽ヲ以テ旗ヲ作り船ノ上ニ建ツルナリ、翠帷ハ翠色ノ帷ナリ(羽蓋ハ種々ノ羽ニテ作りシ蓋ナリ、(紫貝ハ水中ノ介蟲ナリ、古ヘハ貝ヲ以テ貨トナス(從音從ハ撞ナリ(籟音籟ハ簫ナリ(榜音榜人歌ハ榜人ハ船長ナリ、師古曰ク、倡聲音主下リテ歌フモノナリ(聲音流喝ハ、介音悲嘶ナリ(波音波ノ瀾ハ大ナリ、沸ハ魚鼈躍リテ濤波起ルナリ(礪音礪石相擊ハ礪石ハ石ヲ轉ズルナリ(礪音礪石ハ石ヲ轉ズル聲ガゴロゴト鳴ルナリ(猿石ハ獵者ナリ(縵音縵乎落落云云ハ皆多人ハ石ヲ轉ズル聲ガゴロゴト鳴ルナリ(師古曰ク、其ノ根ハ五臟ヲ和スルヲ主ドル、又々毒ヲ避クル故ニ、數ニテ群リ行クノ貌チ也(泊乎云云ハ皆安靜ノ意ナリ(勺藥之和ハ、勺藥ハ、藥草ノ名ナリ、師古曰ク、其ノ根ハ五臟ヲ和スルヲ主ドル、又々毒ヲ避クル故ニ、之ヲ蘭桂五味ニ合セ以テ諸食ヲ助ケ、因テ五味ノ和ヲ呼ヒテ勺藥トナス、(將音同割輪音其肉ヲ切り割キテ其ノ血ヲ車ノ輪ニ染ムルヲ云フ、(將音同割輪音其肉ヲ切り割キテ其ノ血ヲ車ノ輪ニ染ムルヲ云フ、(將音同割輪音其肉ヲ切り割キテ其ノ血ヲ車ノ輪ニ染ムルヲ云フ、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天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澗。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帶芥。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初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

況齊國ハ況ハ既ニ作ル、遠キ齊國ニ御光來ヲ賜ハルト云フ義ナリ(娛左右ハ使者

ヲ娛サムルナリ(風烈ノ烈ハ美ナリ(累於楚ハ使者ノコトバチ失ヘバ累ヒ楚國ニ及ブナリ(射乎之罘音ハ之罘ト云フ山ニテ射獵スルナリ此之罘ハ近來我ガ日本國ヨリ領事ヲ遣シ置ケリ(勃澗ハ勃海ナリ(秋田ハ秋ノ獵ナリ郭璞ノ說非也(帶芥ハ張揖曰ク刺鯁ナリ胸中オダヤカニ平カニシテ刺鯁ノ如キモノナキ云フナリ(倣儻ハ非常ナリ(鱗萃ノ萃ハ集マルナリ魚鱗ノ多ク集マルヲ云フ(又見客ハ先生此ノ國ニ來リテ賓客トシテ尊ビモテナサルハナリ(不能復云云ハ郭璞曰復ハ答フルナリ王ガ返答セメナリサレド何モ返答出來ヌデ致サヌニハアラザルナリ

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漭。出入涇渭。鄠鄠潦

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囿燕於間觀偃佺之倫暴於南
 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紫石振崖嶽巖倚傾瑤戩
 礫磔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瑁玉旁唐瑱漏文鱗赤
 瑕駁犖襍其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
 甘橙棣枇杷燃柿檉棗厚朴栲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棧
 榕檟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貽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
 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櫚華汜櫛櫨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櫨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
 條直暢實葉蓂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飢阮衡問何
 垂條扶於落英幡纒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昂吸蓋象金
 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芘虎施環後宮雜逕累輯被山緣谷
 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攬飛鷗蛭
 蜩蟪蛄嘶胡毅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翮幡互經天嶠枝
 格偃蹇杪顛於是乎淪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蹕稀間牢落陸

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厨
 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
 象六玉蚪拖覬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膠
 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隄泰山
 為輜車騎靄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獵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鶻蘇袴
 白虎被函文跨野馬陵三變之危下積歷之坻徑陵赴險越
 壑厲水椎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鉞猛氏習腰裏射封豕箭不
 苟害解脰陷胸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
 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
 躡遠去流離輕禽蹙履狡獸嚙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
 追恠物出宇宙鸞繁弱滿白羽射游鼻櫟蜚虞擇肉後發先
 中命處弦矢分藝燈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颺乘
 虛無與神俱轉玄鶴亂昆雞道孔鸞促駿鵠拂驚鳥捎鳳皇

捷駕離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
紘率乎直指閭乎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下棠
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
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麟轢乘騎之所蹂若人
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驚憚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
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昊天
之臺張樂乎穆輶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
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
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榆宋蔡淮南于遮文成
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鏘磬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
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
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
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
刻飭便媵綽約柔撓媵媵斌媚娉嫻世獨爾之綸袍眇閭易

以戍削媮媮儼儼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
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
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
聽餘閒無事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
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
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隕墻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
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
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
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
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千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
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唱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

ニ作りシナリ四注ハ四周ノ如シ(重坐曲閣ハ二階三階トアリテ重リシ坐敷アルナ
 リ閣ノタナノ如キモノニシテ曲リテ造リテ坐スルコトヲ得ルナリ(華榭ハ華模様
 ナ彫リツケタル榭ナリ(壁瑾ハ壁ヲ以テ榭ノ頭ノ當ニアツルト云リ又ハ瓦ノ當ナ
 リトモ云リ軌カ是ナルヲ知ラズ(磴道纏屬ハ閣道ヲ天子ガ轝車ニテ通行スル道筋
 ニ行列カ長ク連リツハクナリ(步欄周流云云ハ步廊ヲ周ク長ク造リ置ケバ途ノ長
 ク遠クシテ疲レシ時ハ途中ニテ止宿スルナリ(臺臺増成ハ山ヲ夷ラゲテ其上ニ堂
 臺ヲ築キ之ニ増スニ城ノ如キモノヲ以テス累重シテ之ヲ増シ成スナリ(巖突音一洞
 房ハ巖ヲ穿チテソノ中ハ幽邃ニシテ其洞ノ房モ靜ナリ突ハ幽ナリ(俛杳眇云云ハ
 首ヲ俯シテ下ヲ臨ミ見レバボンヤリトシテ見切りガツカザルナリ(仰攀榭音而捫
 門天ハ首ヲ仰ニシテ棟ニトリツキ攀レバ天マデモ手ノガトマキテ天ヲ捫ラントス
 ルヲ得ベキナリ棟ハ椽ナリ柵ハ摸ナリ是レハ地ノ下ヲノゾキ見レバボンヤリト遠
 クシテ見切りガツカザルモ手ヲサシ出セバ天マデモ届クホド近シト其高ヲ形容
 シテ云ナリ(奔星更云云ハ流星ガ宮中ノ小門ヲ經過スルハ天ニ近キ故ナリ奔星ハ
 流星ナリ更ハ歴ルナリ闕ハ宮中ノ小門ナリ(宛虹拖於楯軒ハ室宇ノ高キトハ星モ
 虹モラン干マデモマイコムホドテアルトノ意ナリ師古曰ハク宛虹ハ屈曲ノ虹ナリ
 拖ハヒクナリ楯軒ハランカンナリ(青虬蚬一紀於東箱ハ青蚪ハ漢書其他モミ
 ナ青龍ニ作ル從フベシ青龍ガ東廂ノ方ニウゴキ行クハ矢張り宮殿ノ高キヲ云リ蚪

八角ノナキ龍ニテ我方言ニテミツチト云フモノナリ箱ハ廂ナリ婉蟬モウゴキ行ク
 トナリト云ヘリ西清モ西廂ナリ廂ハ夾室ノ前堂ナリト云ヘリ(靈園ハ仙人ノ名ナ
 リ即チ淳園ノトナリ淮南子ニ飛龍ニ乗ツテ淳園ニ從フトアルハ即チ是ナリ(燕於
 間觀ハ閑靜ナル物見所ニテ燕居セリ間ハ閑ナリ(偃僂音餘音ハ仙人ノ名ナリ詳ナル
 トハ列仙傳ニ見ユ偃僂藥ヲ採ルヲ業トス松子ヲ食フテ形体毛ヲ生ズル數寸バカリ
 ニン眼方トナリ能ク行ク走ル馬ヲ追ヒ速ブト云フ(暴於南梁ハ南屋ノ檐ノ
 鳥ノ兩翼ノ如キモノナリ南梁ノ下ニ日中ニ偃臥スルナリ暴ハ曝ト同シ暄ヲ負フト
 意同シ(醴泉云云ハ醴泉ハ瑞水ナリ其味甘クシテ醴ノ如シ室中ヨリ涌キ出テハ中
 庭ヲ流レテ川トナルナリ(磬盤ト石振音窟ハ大石ヲ以テ積ミ累子テ池ノ窟トナスナ
 リ磬ハ整ナリ師古云ク重密ニノ累積スルナリ(嶽巖倚傾ハ山ノ高ク欹ツ貌ナリ(嶽
 七劫案五合山ノ高キ貌ナリ(刻削ハ自然ト彫刻ヲ加ヘシガ如キナリ(玫瑰碧琳ハミナ
 反玉ノ名ナリ(珊瑚ハ水底ノ石邊ヨリ出ルト云ヘリ以上ハ宮殿ノ壯麗ニシテ廣大ナ
 ル珍寶モ出デ仙人モ來リ遊ブナ云フ(瓊音煇音文鱗ハ石ニモヤウアル理ノアルチ
 云ヘリ(赤瑕ハ赤キ玉ナリ(駮音落音云云ハ玉ノ石ニ雜リ居ルコナリ(黃甘ノ甘ハ柑ナ
 リ密柑ナリ(椽音ハ椽ノ屬ニテ小ナリト云ヘハ我邦ノキンカンノ類ナルベシ(燃音烟
 而善反ハ小棗ナリト云ヘリ其外種々ノ説アリ適從スル所ヲ知ラズ(梲音捺ハ山梨ナ
 リト云フ(厚朴ハ藥ノ名ナリ朴ハ木ノ皮ナリ此藥ハ皮ヲ以テ用テ爲ス故ニ呼テ厚朴

ト云フト（櫻音反果音）棗ハ柿ニ似タリ（蒲陶ハ葡萄也楊梅ハヤマモヘナリ）櫻桃ハ一名ハ
 含桃トイフ我方言ニテ云フユスラムメナリ（隱夫ハ未タ詳ナラズ）（櫻音棗音格音櫻音櫻音）
 荔枝ミナ木ノ名ナリ荔枝ハ其味ノ甘美ナルヲ以テ武帝之ヲ嗜ミ交趾ヨリ百株バカ
 リ取りヨセタレドモ一ツモ生キズ連年取り寄セ移シ植ヘシモ生長セズ其後ヤメタ
 リ唐ノ玄宗ノ時ニ楊貴妃ノ嗜ミシフハ人ノ知ル所ナリ（施ハ音施ニテ延ナリ）（机ハ
 搖スナリ）（沙棠ハ山梨ニ似テ黄色ナル華ヲツケ赤キ實ヲ結ブ其味ハ李ノ如シト云
 リ）（櫻音果ノ名ナリイチビノ類ナリト云リ）（楸音ハ楸ト云フ木ニ似テ冬ニ至ツテモ
 葉落チズト云フ）（華汜ハ漢書ニ楓ニ作レリ香木ナリ）（櫛ハ黃木ナリキハダナリ）
（楸音ハウツギナリ）（留落ハイマタ詳ナラズ）（胥餘ハシロノ類ニテ其皮ハ索ニナルモノ
 ナリ）（仁類ハ檳榔子ナリ藥ノ名ナリ）（并閩ハ櫻ナリ）（櫻音檀音且音木蘭豫草女貞ハミナ
 木ノ名ナリ女貞ハ冬ニ至リテモ葉ガ落チズト云リ）（千仞ハ一仞ハ八尺ナリ）（連抱ハ
 イクカ、ヘモアル大木ヲ云リ）（夸條ハ木ノ條ノ四方ニ張リデタルナリ）（連卷ハ曲屈
 ナリ）（果危音支柱ナリサ、ヘルナリ）（崔錯ハ交雜ナリ）（發音反凱音ハ蟠反ナリ木ノ根
 ノ四方ニハヒメグリ曲ルナリ）（坑衡音庚音反ハ直徑ノ貌也）（開音反柯音可音反ハ木ノ枝ト幹
 ト相扶持シテ相爭衡スルヲ云フ）（扶於ハ扶疎ノ如シト云ヘリ）（枝ノシナヒテ四方ニ
 垂ルル貌ナリ）（落英ハ落花ナリ）（幡纒音由音反ハ飛ヒ揚ル貌ナリ）（紛溶音容音蕭瑟ハ草木ノ風
 ニナヒク貌ナリ）（旖旎ハ婀娜ノ貌チトス然レモ矢張り風ニ吹レテナヒカル、フナ

リ（瀏音留音蓋音栗音瀉音同音ト吸音）ハ林木ノ風ヲ受ケテ鼓動スルナリ（金石ハ鍾ト磬トナリ管
 ハ長サ一尺圍一寸ニシテ六ツノ孔アリ（籥ハ三ツ孔アリ）（簫ハ三ツ孔アリ）（篳ナ竹ニテ作
 ル笛ノ類ナリ）（柴音池音此音）（虎ハ參差ニシテ齊シカラザルナリ）（雜音還音ハ種々トコメ
 マシルナリ）（累音輯ハ重リアツマルナリ）（玄猿ハ玄キ色ノ猿ノ雄ナリ）（素雌ハ白キ色
 ノ猿ノ雌ナリ）（雌音音反ハ猿ニ似テ鼻ガ仰キテ尾カ長シ索隱ニ云ク尾ノ端ガ兩岐トナ
 リテ天雨フレバ尾ヲ以テ鼻ノ兩孔ニ挿ムト云リ）（纓音ハ猿ニ似テ大ナリヨク人ヲ
 櫻ミウツ故ニ櫻ト云フト）（飛音鷗音ハ飛鳥ナリ其狀ハ兔ノ如シト）（郭璞曰ク鼯鼠ナリ
（蜾音蠛音ハ獸ノ名ナルベシ未タ詳ナラズ或ハ蜾ハ木蜾ナリト云フ）（木蜾ハ山中ノ木
 ノ上ニアリテ人ノ聲ヲ聞クト飛ビ下リテ人ニ着モノナリ）（蝮音ハ蟬ナリト云フ）（説アレ
 ドモ皆非ナリ）（蠶音蠶音）（胡ハ猴ノ類ニテ頭上ニ髮アリ腰ヨリ
 以後ハ黒シ又説文ニハ黒身白腰ニシテ帶ノ如シ手ニ長キ白毛アリ）（穀音）（鼯音）（鼯音）
 自狐子ナリ又鼯ニ似テ大ニ腰以後ハ黒シト云ヘリ）（鼯ノ事ハ詳ナラズ）（鼯音）（鼯音）
 ノ枝ニ在テアチラコチラト互ニカケ廻ルフナリ）（天音）（天音）（天音）
 木ノ枝ニテ戯レ遊ブサマヲ云シナリ）（杪音）（杪音）（杪音）
 橋ノフナリ殊榛ハ樹木ノ茂リタル處ナリ）（臙音）（臙音）（臙音）
 ナリ）（捷ハトルナリ）（希間ハ樹ノ枝ノナキ所ナリ）（踣ハフムナリ）（牢落陸離ハ散散常
 ナク雜亂シテ移徙スナリ）（庖厨不徙ハヘントウモ遷ヒ移スニ及ハズ用ガ足ルナリ

(校獵ハ木ニテ仕切りテ禽獸ヲセキトメ置キテ獵ヲスルコトナリ) (乘鑿象ハ天子象牙ヲ以テ彫刻セシ車ニ乘レリ) (六玉蚪ハ玉ヲ以テ鑿勒ヲ飾リシ六疋ノ馬ナリ) (天子ノ召ス車ハ六頭ノ馬ニテ引セルナリ) (蚌ハ龍ナリ) (解前文ニ出ツ) (拖也) (蜺旌ハ蜺ノ如キモヤウノ旌ヲ引カセルナリ) (張揖云ク毛羽ヲ析テ染ルニ五采ヲ以テシ旌ト爲ス) (虹蜺ノ氣ニ似タルアリト云フ) (靡雲旗ハ熊虎ヲ畫キシ旗雲氣ニ似タルヲ風ニ靡カス) (天子出ル時ハ道車五乘遊車五乗ト周禮ニ出ツ) (孫叔奉轡ハ大僕公孫賀ガ天子ノ御馬ノ轡ヲサヘケ取ルナリ) (衛公駿乘ハ大將軍ノ衛青カ馬車ニ御供ニテ合ヒセシナリ) (扈從橫行云云ハ天子ニ供奉ノ面々我儘ニ橫行シテ四校ノ外ニ出テタルトナリ) (四校ハ闌校ノ四面ナリ) (鼓鼙簿ハ嚴重ニ大鼓ヲ打テ鹵簿ヲトヘルナリ) (鹵簿ハ行列ナリ) (獠者ハ獵ヲスル者ニ勝手ニ劬カセルナリ) (法去音反) (ハ禽獸ヲ遮リ止メル園ルク構ノ如キモノヲ云リ) (江河ヲ以テ法ト爲シテ禽獸ヲ遮リ止ルハ如何ニモ廣大ナルヲ云フ) (機ハ望樓ナリ) (物見ノヤグラナリ) (隱天ハ漢書文選ニ隱ヲ般ニ作ル音相通スルヲ以テ誤ルカ般ハ震フナリ) (陸離別追云云ハ分レ散ルナリ) (獵者ノ四方ニ分レ散シテ種ヤトカケ引スルコトナリ) (雲布雨施ハ山野ニ遍ク滿クワタルヲ云フ) (生魏音) (豹ハ魏ハ虎ノ屬ナリ) (猛獸ヲ生トリシヲ云フ) (搏ハ手ニテ打チトルナリ) (隤ハヒグマナリ) (我北海道ニ多ク居ル) (蒙音) (蘇ハ鶻ノ尾ヲ以テ製セシ帽ヲ蒙ルナリ) (鶻ハ

雉ト闘ヒテ死ニ至ルマテ却カズ故ニ其義ヲ取ルト云フ) (蘇ハ鳥ノ尾ノコトナリ) (袴ハ虎ハ白虎ノ皮ヲ袴ニスルナリ) (袴ハ我邦ノ袴ト異ル) (我邦ノ下等ノ人民ノ用ユル股引ノフトキモノニ類セリ) (被爾也) (斑文ハ輿服志ニ云ク虎黃ノ騎ハ鶻冠虎文單衣ヲ被ル此即チ斑文ナリト) (師古云ク斑文ハ豹ノ皮也ト) (抵ハ川中ニ沙石アリテ高クナリシ處ヲ云フ) (推) (蜚廉ハ椎モ弄スルナリ) (蜚廉ハ鳥ノ身ニシテ鹿ノ頭ナル龍雀ト云フ) (獸ナリト云リ) (弄解多) (ハ鹿ニ似テ一角アリ) (人君ノ刑罰其當ヲ得バ朝廷ニ出デ朝臣ノ不直ノ者ニ觸レツクト云フ) (徑陵ハ徑ハ徑也) (陵ハ峻ナリ) (峻ハ峻ケハシキ阪ヲコヘルナリ) (厲水ハ衣裳ヲマクリカ、ゲテ水ヲ度ルナリ) (瑕蛤猛氏ハミナ獸ノ名ナリ) (鉦音) (ハ小矛ナリ) (音) (犬反) (腰音) (麤音) (腰裏ハ金ノ喙赤色ニシテ一日ニ萬里ヲ行ク) (神馬ナリ) (音) (ハアミナリ) (音) (ニ引カケテ取ルナリ) (封豕ハ大猪ナリ) (豎豆音) (ハ頂ナリ) (裴回ハ徘徊ナリ) (彌節ハ節ヲ弭ルナリ) (部曲云云ハ兵隊ノカケ引スルコトナリ) (將率ハ將帥ナリ) (浸潭促節ハ次第々々ニ節ヲ促シテ獵ニカ、ルナリ) (條音) (叔倏音) (復音) (師古云ク條然トシテ疾ク遠ク去ルナリ) (流離ハ困苦スルナリ) (蹠履ハ蹠タリ履ミタリスルナリ) (怪物ハ奇禽ナリ) (又ハ游鳥蜚虛ヲ指スト) (モ云フ) (繁弱ハ夏后氏ノ良弓ノ名ナリト云フ) (彎ハ弓ヲ引クナリ) (滿) (白羽ハ白鳥ノ羽ノ矢ヲ滿月ノ如クニ引キシホルナリ) (游鳥ハ人ニ似テ長脰反踵ニシテ髮ヲ被リ人ヲ食フト云フ) (蜚虛ハ鹿頭ニテ龍身ナリ) (天上ノ神獸ナリト云フ) (漢書ニ飛遠ニ作ル) (藝燈音) (仆音) (ハ矢ヲ發レバ當リ當レバ

改易ルナリ(法駕ハ舊儀獨斷ニ曰ハク天子ノ乗ル所ノ車ヲ金根車ト云フ六馬ニ駕スルナリ漢ノ制ニ天子ノ出ルニ大駕小駕法駕ノ三等アリ獨斷ニ詳ナリ)鳴玉鸞ハ鸞ハ鈴ナリ車ニ鈴ヲツケテ鳴スナリ六藝ハ六經ヲ云フ田獵訖レバ六藝ニ遊ビテ仁義ニ馳セルヲ云フナリ下文ノ春秋ノ林ヲ觀ル群雅ヲ拵ヒ詩ノ大雅胥ヲ樂ノ禮園ニ容テ修メ禮ノ書圃ニ翺翔シ易道ヲ述ベ即チ六經ノ困ニ遊ブ所以ナリ雲罕同ト旗旌ノ名ナリ罕ハ竿ナリ靡不受獲ハ天下ノ人が恩惠ヲ受ケヌモノナキナリ(羨於五帝ハ羨ハ溢ルナリ饒ナリ五帝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ナリ)抗言五ハ挫ナリ(慨然ハ顔色ヲ變シテ愁ル貌ナリ超ハ超然ナリ思慮ノ外ニ超然トシテ自ラ失フ所アルガ如キナリ)逡巡ハ席ヲアトヒサリシテサガルナリ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訕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

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入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伏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

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

轉漕ハ車ニテ運送スルヲ轉ト云ヒ船ニテ運送スルヲ漕ト云フ（興法ハ軍律ノ名ナリ）（渠帥ハカシヲタチシモノナリ）（訕賤ハ賤チカ、メルトナリ訕ハ屈ナリ）（重譯ハ西域ヨリ漢マデ至ルニハ言葉ヲ譯スル通辭ナイクラモ重子ルナリ一人ノ通辭ニテハ通ゼヌナリ）（右弔番禺ハ東ハ閩越ヲ征伐シ右ノ方ハ番禺ヲ助ケ吊フナリ兵ヲ發シテ番禺ヲ助ケシト東越傳ニ見ユ吊ハ孟子ノ公孫丑出弔於東郭氏ノ吊下同義ナリ至ルト爲スノ說ハ非ナリ）（太子入朝ハ南越王漢ノ天子ノ恩惠ヲ蒙リテ東越ノ侵伐ヲ免レシヲ以テ太子ヲ入朝セシメシナリ）（咽々五ハ衆口ノ上ニ向フ貌ナリ上ヲ仰向ク貌ヲ形容セリ）（往賓之ハ中郎將ヲ使者トシ遣ハシテ賓トシ從ハシムルナリ）（鷓鴣ニ云ク爾雅ノ疏ニ曰ク言懷德服也）（不順者已誅ハ朝命ニ順ハザル匈奴西域等ハ征伐サレテ誅戮セラル、ナリ）（爲善者未賞ハ南夷西夷等ハ朝命ニ順ト歸服スル者ドモナリ此善ヲ爲ス者ニイマダ恩賞ヲ宛行サレバ今度中將郎ヲ遣ハス所以ナリ）（發軍ハ今度使者ガ勝手ニ三軍ノ衆ヲ發セシナリ）（興制ハ軍制ヲ起シテ渠帥ヲ誅セシナリ）（隆云ク興制ハ前文ノ用軍興法也ヲ云リ）（燧燔ハ敵ノ攻メ來ラントスレバ薪ヲ積ミ置キテ之ヲ焚キ合圖ヲスル也）（晝ル舉クルヲ燧ト云ヒ夜ル舉クルヲ燧ト云フ燧ハ烟ヲ舉ルナリ燧ハ火ヲ舉ルナリトモ云ヘリ）（攝音取弓ハ弓ヲ張ルナリ師古云ク注矢而持之也）（析珪圭トハ圭ヲ中分シテ白ハ天子ノ手許ニ留メ置キ青ハ諸侯ノ方ニ下サルナリ）（編列ハ編戶ナリ）（遺顯號ハヨキ美シキヒヤウバンノ名ヲ後世ニ遺スナリ）（謚爲至愚ハ死シテモ至愚ノ名ハウセズ謚マデ至愚ト云フ謚號ヲツケラレテ父母マデモ耻チテ受クルナリ）（度量相越云云ハ賢智ト至愚トノ度量ノカケ隔タルト甚タ遠キト云リ）（教不先ハ父兄ガ早クヨリ先キニ教ヘ置ザルナリ）（率不謹ハ父兄ノ教ヘガ行キト、カヌヨリ、父兄ノ教ヘニ率ヒ謹マヌナリ）（三老孝弟云云ハ鷓鴣ニ云ク景帝ノ時ニ三老孝弟ヲ置キ以テ民ヲ導グト云フ）（方今田時ハ只今農業ノ時節ナルヲ云フ、

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

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犍。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

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巨萬ハ萬々ト言フガ如シト算法ニ萬々ヲ億ト為スト云フ（郊迎ハ郊原マデ出迎ニ出ルナリ）（負弩矢云云ハ縣令ガ自ラ弩矢ヲ脊ニ負テ出迎ヒノ先キ供ヲ為スナリ）（使女尚云云ハ我女ノ卓文君ニ配偶スルノ遲キヲ後悔スルナリ尚ハ配ナリ公主ニアラズシテ尚ノ字ヲ用ユルハ是ヲ始メトス）

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駹。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蠶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隨隘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瞻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覲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

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繇夫為之垂涕沉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洋河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阻流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六世ハ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ノ六代ナリ(紛紛ハ盛ナル貌ナリ) (湛音恩音汪音鳥音反音濺音於音天子ノ恩惠ノ深厚ナリ) (褒ハ却音クナリ) (披靡ハ風ニナビキ從フナリ、蕭音紳ハ裝束ヲ着ケシ貴人ナリ即チ公卿ナリ) (羈音縻ハ羈音ハ馬ノ頭ヲ絡フナリ縻ハ牛ノ皮帶ナリ馬ニ綱ト云ヒ牛ニ縻ト云フ四夷ヲ制御スルハ尙ホ牛馬ヲ羈縻スルガ如キナリ) (不音瞻ハ衣食ノ不足ナリ) (不音能音卒音業音ハ家業ヲ遂ルコト能ハサルナリ) (不可音乎音ハ夷狄ヲ治ムルノ道宜シカラザルナリ) (不音識音所謂音ハ無用ナル事ヲ事トスルハ何ノ譯ナルヤ其ユワレガワカラザルナリ) (惡音聞音若音說音ハ斯ル如キノ說ヲ聞クヲ惡ムナリ若ハ此ノ如キト云フガ如シ) (竊音陳音其音畧音ハ其ノ大凡チアラマシ述ベルナリ) (非常之原黎民懼ハ非常ノ事ハ其ノ根原ガ知リ難ケレバ人民ガ恐ルルナリ) (臻音ハ至ルナリ) (鴻水音浮出ハ大水ガワキ出ルコトナリ) (漢書ニ浮音ヲ沸音ニ作ル) (登音降音移音徙音ハ人民ガ水ヲ避ケテ高キ所ニ登リ居所ヲ徙スナリ) (戚音ハ感音ナリ) (煙音因音ハ塞音グナリ) (漉音音音沈音ハ

河ノ水ノ深キ所ヲ分散スルナリ澠ハ分ツナリ一ニ瀾ニ作ル(澠音音音澠音ハ鴻水ノ禍ヲ治メ安ズルナリ) (瞻音ハ安ナリ) (躬音脰音移音反音無音朕音ハ手足ガタコニナリテ小毛ガ落テナクナレリ) (脰音ハ皮ノ厚キナリ) (朕音ハ小毛ナリ) (休音烈音ハ休音ハ美ナリ烈音ハ功ナリ) (委音瑣音ハ細碎ナリ) (コ音マ音カ音キ音コ音ヲ音云音フ) (握音蹠音ハ局音促音ナリ) (崇音論音閱音議音ハ議論ノ廣大ナリ) (所謂非常ノ事ノ議論ナリ) (參音天音貳音地音ハ天子ハ德ヲ地ニ比ス故ニ是レチニ地ト云フ又地ト天子ト天ト并セテ三トナル故ニ之ヲ參天ト云フナリ) (故ニ天子ト天地ト參ナリト云フ義ナリ) (浸音薄音ハ猶音ホ漸音浸音ノ如キナリ) (水ノモノヲ浸スガ如ク普クモノニユキワタルチ云フナリ) (六合ハ天地四方ナリ) (八方ハ師古云ク四方四維チ云ヘリ) (縊音夫ハ人情ニ戻レル強情ノモノナリ) (縊音ハ古ノ戻ノ字ナリ) (疏音迷音ハ疏音遠音ナリ) (中音外音提音支音福ハ中國モ夷狄モ共々ニ幸福ニ安ズルナリ) (提音ハ安ナリ) (上音咸音五音下音登音三音ハ師古曰ハク漢ノ徳ハ五帝ト皆盛ニシテ三王ノ上ニ登ルチ云フナリ) (又ハ五帝ノ徳ヲ咸シテ漢チ以テ之ニミテント欲ス漢チ以テ五帝ノ數トナセバ之レ自然ニ三王ノ上ニ登ルナリ) (鶴音明音已音翔音乎音寥音廓音云云ハ鶴明ト云フ鳥ハ既ニ寥廓ノ廣キ所ニ遊ビ翔ツテ居ルチ知ラズアミチ以テ藪ヤ澤邊チサガシテ取ラントスルガ如シ) (鶴音明音ハ鳳ニタルノ鳥ナリ) (寥廓ハ天上ノ廣キ所ナリ) (羅音者音ハアミチ以テ鳥ヲ取ル人ナリ) (敝罔ハ驚キテ容チ失フノ貌ナリ) (靡徙ハ自ラ首ヲ抑ヘテ退ク貌ナリ) (又ハ足ヲ重ヌルノ貌ナリ)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

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兔。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口吃ハ口ドモルナリ(鳥獲ハ秦ノ武王ノ時ノ力士ナリ(慶忌ハ吳王僚ノ子ナリ善ク弓ヲ早ク射リシ人ナリ(賁育ハ古ノ勇士ノ孟賁夏育ナリ(卒然ハニワカナリ(軼材之獸ハナミクニ勝レタル猛獸アルハ尙ホ人中ニ賁育ノ勇士アルガ如シ(不存之地ハ存シヨラザルノ地(屬車ハ天子ノ馬車ニ附屬スルノ車ナリ漢ノ制大駕ニ附屬スル車ハ十一輛アリ(清塵ハ馬車ノ塵ヲケタテ起スナリ清ト云フハ尊ンデ云フナリ(逢蒙ハ古ノ弓ノ名人ナリ孟子ニ逢蒙射ヲ羿ニ學ブノ事見ユ(枯木朽株云々ハ枯タル木朽タル株カ道ニ塞ガリテ害ヲナスヲ云フ(起於轂下接軫ハ敵ガ車轂ノ下ヤ車ノ横木ノ間ヨリ不意ニ擊テ出デバ何ント危キコニアラスヤ軫ハ車ノ横木ナリ(清道云々ハ天子ノ行幸ノ片ハ先ニツユハラヒガアツテ先キ行テ道ヲ清メルナリ(銜檄音豆之變ハ銜ハ馬ノ勒銜ナリ檄ハ車ノ鈎心也馬ガ銜勒ヲ或ハ斷チキラレ鈎心出テ、傾敗シテ人ヲ傷ルコアルヲ云リ(坐不垂堂ハ千金ノ財産アル家ノモノハ堂ノ邊ニ坐シテ墮墜スルヤウナコハナシトノ義ナリ簷ノ瓦ノ落テ人ヲ傷ルノ説ハ非ナリ(利獸ハ獸ヲ得ルノ利ヲ貪ルナリ

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登入會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

巖巖深山之澗澗兮。通谷豁兮。裕瀾汨滅。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

宜春宮ハモト秦ノ離宮ナリ胡亥ノ弑サレシ處ナリ故ニ相如此ヲ過キテ感慨ヲ發シテ賦ヲ作レリ(空音歩)入ハ並ヒ入ルナリ晉宮ハ重ル宮ナリ(嗟峨ハ高キ貌ナリ)曲江(依音鉅)之隈(依音鉅)州ハ花中ニ曲江アリ其中ニ長洲アルナリ隈ハ即崎ノ字ニテ曲レル岸ノ頭ナリ(徑々音)ハ谷ノ奥ノ深ク通スル貌ナリ(徐音呼)含反(音呼)加反(音呼)ハ谷ノ豁カニシテ大ニ開クノ貌也漢書ニ鈇劔ニ作ル(汨音減)減音ハ疾キ貌ナリ(喻音呼)及反(音呼)習ハ輕舉ノ意ナリ以上ハ

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米旄。垂旬始以爲慘兮。批彗星而爲髻。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杏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夔。略透麗兮。騶赤螭青蚪之眇。螭蜿蜒。低叩天

ミナ水勢ヲ云フ(嶺音鳥)嶺ハ林木ノ蔭蔽セシヲ云フ(平阜ハ水邊ノ地ナリ)榛々ハ盛ナル貌ナリ揭(音丘)石瀨ハ砂石ニテ淺瀬ノ川ヲ衣裳ヲマグリアゲテ渡ルナリ師古云フ揭ハ褰衣而渡也(歷吊二世ハ其地ヲ經過シテ悼ミ吊フナリ)不食ハ子孫絶ヘテ祭ラレヌコナリ(不齊ハ齊ハ整フナリ)荒廢セシヲ云ヘリ(俞休ノ休ハ岡氏云ク)讀テ昧ト爲スベシト此說之ヲ得タリ(精罔闕ハ即罔懈ナリ)魂歸スル所ナクシテ迷フテ罔懈トナレリ(漢書ニハ不食ヨリ以下)靡者ハ麗ナリ(列僊之傳居ハ董份曰ク)傳居ハ移リ字易テ居ル也ト云リ(大人ハ天子ニ喻ヘシ也)聖人ノ位ニ在ルヲ大人ト謂フト向秀云ヘリ(形容甚臞ハ山澤ノ間ニ居ル仙人ノ形貌ハミナ臞テ居レリ)是レハ帝王ノ仙意ニアラズトシテ大人ノ賦ヲ作リシナリ

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纓以連卷。沛艾赴嶮。佗以怡凝兮。放
 散畔岸。驪以屏顏。踉蹌輻輳。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奠以
 梁倚。糾蓼叫稟。踟以躑路兮。蔑蒙踊躍。騰而在趨。莅颯卉翕。
 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
 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
 圉。而撰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
 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潘煌。旣征北。僑而役
 羨門兮。屬岐伯。使尙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霧氣。而後行。屯
 余車。其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
 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
 雜逖膠葛。以方馳。騷擾箇莖。其相紛拏兮。滂濞泱泱。灑以林
 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靈室之
 砢。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崖。雲嵬嶮。徧覽入紘。而觀四荒兮。
 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

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夔
 夔。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洗
 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舒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
 乃今日。睹西王母。儼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
 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
 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霞兮。嚙咀芝英兮。
 噦瓊華。媿侵溽。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
 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騫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
 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
 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
 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大人ハ天子ニ喩フ(中州ハ中國ナリ)彌ハ滿ツルナリ(揭音丘ハ去ル意ナリ)又ハ蹶起
 ノ貌トス(垂絳幡之素蜺ハ赤氣ヲ幡トシテ綴ルニ白氣ヲ以テス垂ハ漢書ニ乘ニ作

レリ(格澤之長竿ハ炎火ノ狀ノ氣ガ黃白色ヲ爲シテ地ヨリ起リ上ツテ天ニ至ル此
 氣ヲ以テ長竿トセリ(采旄ハ五色ノ采色ノ如ク光リ耀ク旄ヲ係キカクル也總ハ係
 ナリ(旬始ハ雄雞ノ如キ氣ノ北斗ノ傍ヲ見ル、モノナリト云フ(慘所衝ハ旗ニツ
 ク旄也旄ハ吹ナガシナリ(璣ハ曳ナリ(彗星ハホウキ星ナリ彗ハ燕尾ナリト云フ旄
 ノサキニ綴リツクルモノニテ彗星ノ長ク引ク尾ヲ以テ彗尾ト爲スナリ(植旄旄指
 橋ハ風ニ隨テ靡クナリ(偃旄旄居ハ委曲ノ貌ナリ又ハ高キ貌トス(旒旒旒旒旒旒
 旗ノ風ニ從テ貌ナリ前ノ千虛賦ニ旒旒旒旒旒旒トアリ同義ナリ(招搖ハ跳躍トス風ノ
 吹キテ旒旒ノ動搖スルコトナリ(挽旒旒初ハ彗星ヲ以テ旒ノ首ノ髦ニ代ヘテ用
 ユルナリ挽槍ハ一名ヲ天槍ト云フ(即チ彗星ナリ長サ四尺ニシテ末銳リ其形チ彗
 ニ類スルト云フ(屈虹ハ斷虹ナリ靡ハ順ナリ(綢ハ縞ナリ縞ハツ、ムナリ旒旒ノ竿
 ナツ、ムナリ云リ(沓渺ハ深遠ナリ(眩漭漭ハ光彩炫耀ノ貌ナリ又混合トス(炎風涌
 云々ハ衆氣盛ニシテ輕ルキコトハ焱風ノ涌キ起リ雲ノ浮ベシガ如クト輕舉ヲ形容セ
 シナリ焱ハ忽チナリ應龍ハ龍ノ翼サアリテ最モ神妙ナル者ナリト云リ(象輿ハ象
 牙ニテ飾リタル乘輿也(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
 也(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蛟蛟於水
 首チ低レタリ仰ケタリ又ハ首チマツスクニ延シタリ種々ト氣儘ニスルコト也叩ハ仰
 ナリ据ハ直項ナリ驕驚ハ吾マ、ニスルコト身チキマ、ニスル貌也誦折隆窮云云ハ誦

ハ屈ナリ屈折ハ曲委ナリ隆窮ハ髻チ舉ルナリ龍ノ身チ屈メタリ折リタリ又ハ髻チ
 舉ケテ動カシタリスルナリ(蟻蟻以連卷反ハ龍ノ跳子躍リタリトグロチ卷タリス
 ルコトナリ沛艾尅有反蟻勿反張揖云ク沛艾ハ駢駢ナリ駢駢ハ馬ノ頭チ搖ス貌ナリ尅蟻
 ハ頸チ伸ベテ低仰スルナリ尅蟻以尅蟻反ハ頭チ舉グテ進マザルナリ張揖云
 ク尅蟻頭也尅蟻ハ不前也(放散畔岸ハミナ自ラ縦マ、ニスル貌ナリ驤ハ舉ルナ
 リ(驤驤頭ハ齊シカラザルナリ(跼跼反ハ乍チ前ミ忽チ却クナリ(輻輳輻輳ハ
 目チ搖シ舌チ吐クナリ(容ハ龍ノ体貌ナリ(委麗ハ左右ニ相ヒ隨フナリ(綢徒約繆慮鈞
 ハ頭チ掉フ也(偃蹇ハ天矯ナリ(悒悒反ハ奔走スルナリ(梁倚ハ相著クナリ(糾縶
 了音ハ相引ク也(叫慕反ハ相呼ブナリ又ハ高舉ノ貌トス(踴躍ハフミケルナリ(擬介
 ハ至ルナリ(蕙蒙ハ飛揚ナリ(踴躍ハ跳ナリ(騰ハ馳スルナリ(往進音ハ奔走スルナ
 リ(莅利颯音ハ飛テ相及ブナリ(奔翁ハ走テ相追フ也漢書ニ崑嶽ニ作ル標至ハ忽チ
 ニ至ルナリ漢書ニ崑嶽ニ作ル(邪絕少陽ハナ、メニ東ノ極ナル少陽チコヘワタルナ
 リ大陰ハ北ノ極ナリ(真人ハ仙人ナリ厲ハ渡ルナリ(飛泉ハ谷ノ名ナリ昆侖山ノ西
 南ニ在リト云フ(靈囿ハ仙人ノ號ナリ(部乘ハ部署ナリ(瑤光ハ北斗七星ノ内ノ第
 一星ナリ(五帝ハ五時ノ大皞ノ屬ナリ(太一ハ天極ノ大星ノ一ツノ明ナルモノ太一
 ト云フ陵陽ハ仙人ノ陵陽子明ナリ太一チシテ其ノ居ル所ニ反ラシメテ陵陽チシテ
 已ニ侍リ從ハシムルナリ(玄冥含靈ハ造化ノ神ノ名ナリ陸離以出遑モミナ神ノ名

ナリ(征北僑ハ仙人ノ名ナリ王子喬ト云フ説ハ非ハリ斯ハ斯役スルヲナリ(羨門ハ羨門碣石山上ノ仙人羨門高ナリ岐伯ハ黃帝ノ臣ニテ醫藥ノ方ヲ主レリ(尙ハ主ナリ屬ハ命ズルナリ(祝融ハ南方炎帝ノ輔佐ノ臣ニシテ獸身人面ニテ兩龍ニ乘テ雷蹕シテ往來ノ人ヲ惡氣ヲ禦ギテ道ヲ清メ行クナリ御ハ禦ナリ惡氣ヲ禦クナリ(竦内反)雲蓋ハ五色ノ雲ヲ合セテ蓋トナス粹ハ合セルナリ又ハ粹ト通ズ粹雲ノ蓋トスト云フ(勾芒ハ青帝ノ佐ナリ(將行ハ從者ヲヒキ行クナリ(崇山ハ帝堯ヲ葬リシ山ナリ(九疑ハ虞舜ヲ葬ムリシ山ナリ(湛湛ハ積厚ノ貌ナリ(差錯ハ交互ナリタガヒチガヒナリ(雜遝ハ重累ナリ(膠葛ハ交ゴモ加ハルナリ(衝反)從風反)相ヒ入ル貌ナリ(紛拏ハ相牽クノ貌ナリ(滂反)滂反)衆盛ノ貌ナリ(決反)軋反)前マザルナリ(灑ハ美ナリ(林離ハ摻攏ナリ(滂反)茸反)而ハ聚マル貌ナリ(衍曼流爛ハ布散スルナリ(壇壇ハ衍曼ノ意ナリ(靈室ハ雷ノ淵ナリ(碎反)磷反)鬱律ハ深峻ノ貌ナリ(洞ハ通ズルナリ(鬼谷ハ北辰ノ下崑崙山ノ北ニアリ衆鬼ノ聚マル所ナリ(崑崙反)骨力鬼反)磔回ハ平ヲカナヲザルナリ(九江ハ廬江尋陽縣ノ南ニ在リ皆東ニ流レ合シテ大江トナルモノナリ(五河ハ師古曰ハク五色ノ河ナリ九河ノ中チ云フニアラズ又タ五湖ニアラザルナリ仙經ノ説ニ紫碧絳青黃ノ河アリト是レナリ(經營炎火ハ正義ニ曰ク姚丞云フ崑崙ノ丘ソノ外ニ炎火ノ山アリ物ヲ投ズレバ輒チ物然ユルナリ(弱水ハ西域崑崙山ヨリ出ヅルナリ(杭絶ハ杭ハ船ナリ絶ハ渡ナリ(浮

渚ハ流沙ノ渚ナリ(總極ハ山ノ名西域ノ中ニアリ(奄息ハ休息ナリ(汜濫水嬉ハ一ツノ所ニ滯マリ居ラズシテアチコチニ遊ビ嬉ムナリ(靈媧ハ女媧ノ一ナリ(馮夷ハ河伯ノ名ナリ正義ニ曰ク姓馮ノ名ハ夷ト云フ庚日ノ日ヲ以テ河中ニ溺死ス故ニ常ニ庚日ヲ以テ好ンテ人チ溺死セシムト云フ(變變ハ昏昧ノ貌ナリ(屏翳ハ天神ノ使ナリ葦云ク雷師ナリ(風伯字飛廉ハ風ノ神ナリ(軋勿音洗忽ハ不分明ノ貌ナリ(三危ハ山ノ名ナリ(閼闔ハ天門ナリ(帝宮ハ天帝ノ宮ナリ(閼風ハ山ノ名ナリ(鳥騰云々ハ亢然高ク飛ヒテ鳥ノ騰ルガ如キ也(低回ハ徘徊ナリ(西王母ハ仙人ノ名ナリ(儼然ハ髮ノ白キ貌ナリ(載勝ハ正義ニ曰ク勝ハ首飾ナリ漢代ニハ之ヲ華勝ト云フナリ(三足鳥云々ハ三足鳥ハ青鳥ナリ西王母ノ爲メニ食ヲ取ルコト主トル鳥ナリ師古云ク昔ノ談者ミナ西王母ヲ以テ仙靈ノ最トス故ニ相如大人ノ仙ノ嫗遊ノ盛ナル王母ヲ顧ミテ之ヲ鄙ミ陋ミテ羨慕スルニ足ラザル者ト爲リ(不周ハ山ノ名ナリ(幽都ハ地名也(呼吸沆瀣反)應部曰ク列仙傳ニ陵陽子曰ク春ハ朝霞ヲ食スト朝霞ハ日始メテ出デント欲スル時ノ赤黃ノ氣ナリ夏ハ沆瀣ヲ食フ沆瀣ハ北方ノ夜半ノ氣ナリト天地玄黃ノ氣ヲ并セテ六氣ト爲セリ(嚙反)阻反)芝英ハ芝菌ノ英ナリ嚙ハ齧ナリ咀ハ含ミ味フナリ(瓊華ハ崑崙ノ西流沙ノ濱ニ生ズ之ヲ食ヘバ長生ス華ハ藥ナリ(噉音)ハ小食ナリ(噉音)ハ頭ヲ仰グナリ(侵ハ漸ナリ(溥ハ就ナリ(列缺ハ天門ナリ(倒景ハ天門ナリ服虔曰ク人天上ニ在リ下ニ向テ日月ヲ視ル